五燈會元/卷第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五燈會元

◀上一卷

卷第四

下一卷▶

南嶽下三世百丈海禪師法嗣黃檗希運禪師洪州黃檗希運禪師，閩人也。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。額間隆起如珠，音辭朗潤，誌意沖淡。

後遊天臺逢一僧，與之言笑，如舊相識，熟視之，目光射人，乃偕行。屬澗水暴漲，捐笠植杖而止。

其僧率師同渡，師曰：『兄要渡自渡。』彼即褰衣躡波，若屐平地，回顧曰：

『渡來！渡來！』師曰：『咄！

這自了漢。吾早知當斫汝脛。』其僧嘆曰：『真大乘法器，我所不及。』言訖不見。

師後遊京師，因人啟發，乃往參百丈。丈問：『巍巍堂堂，從何方來？』師曰：

『巍巍堂堂，從嶺南來。』丈曰：『巍巍堂堂，當為何事？』

師曰：『巍巍堂堂，不為別事。』便禮拜。問曰：『從上宗乘如何指示？』丈良久。師

曰：

『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。』丈曰：『將謂汝是個人。』乃起，入方丈。師隨後入，曰：『某甲特來。』丈曰：

『若爾，則他後不得孤負吾。』

丈一日問師：『甚麼處去來？』曰：『大雄山下采菌子來。』丈曰：『還見大蟲麼？』師便作虎聲。

丈拈斧作斫勢。師即打丈一摑。丈吟吟而笑，便歸。上堂曰：『大雄山下有一大蟲，汝等諸人也須好看。

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。』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。泉問：『甚麼處去？』曰：

『擇菜去。』泉曰：『將甚麼擇？』

師豎起刀，泉曰：『祇解作賓，不解作主。』師以刀點三下。泉曰：『大家擇菜去。』泉一日曰：

『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。』師曰：『某甲自有師在。』師辭南泉，泉門送，提起師笠曰：『長老身材沒量大，笠子太小生？』

師曰：『雖然如此，大千世界總在裏許。』泉曰：『王老師！』師戴笠便行。

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，時唐宣宗為沙彌，問曰：

『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僧求，長老禮拜，當何所求？』師曰：『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僧求，常禮如是事。』彌曰：『用禮何為？』師便掌。彌曰：

『太生！』師曰：『這裏是甚麼所在？說說細。』隨後又掌。

裴相國鎮宛陵，建大禪苑，請師說法。以師酷愛舊山，還以黃檗名之。

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，跪曰：『請師安名。』師召曰：『裴休。』公應諾。師曰：『與汝安名竟。』公禮拜。

師因有六人新到，五人作禮，中一人提起坐具，作一圓相。師曰：『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。』僧曰：

『尋羺羊聲來。』師曰：『羺羊無聲到汝尋。』曰：『尋羺羊跡來。』師曰：

『羺羊無跡到汝尋。』曰：

『尋羺羊蹤來。』師曰：『羺羊無蹤到汝尋。』曰：『與麼則死羺羊也。』師便休去。明日升堂曰：『昨日尋羺羊僧出來！』

僧便出。師曰：『昨日公案未了，老僧休去。你作麼生？』僧無語。師曰：

『將謂是本色衲僧，元來秖是義學沙門。』便打趁出。

師一日捉拳曰：『天下老和尚，總在這裏。我若放一線道，從汝七縱八橫，若不放過，不消一捉。』

僧問：『放一線道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七縱八橫。』曰：『不放過，不消一捉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普。』

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，以所解一編示師。師接置於座，略不披閱。良久曰：『會麼？』裴曰：『未測。』

師曰：『若便恁麼會得，猶較些子。若也形於紙墨，何有吾宗？』裴乃贈詩一章曰：

『自從大士傳心印，額有圓珠七尺身。掛錫十年棲蜀水，浮杯今日渡漳濱。一千龍象隨高步，萬里香花結勝因。

擬欲事師為弟子，不知將法付何人？』師亦無喜色。自爾黃檗門風，盛於江表矣。

一日上堂，大眾雲集。乃曰：『汝等諸人欲何所求？』以拄杖趁之，大眾不散。

師卻復坐曰：

『汝等諸人盡是酒糟漢。恁麼行腳，取笑於人。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，不可圖他熱鬧也。

老漢行腳時，或遇草根下有一個漢，便從頂門上一錐。看他若知痛癢，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。

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，何處更有今日事也。汝等既稱行腳，亦須著些精神好。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？』時有僧問：

『諸方尊宿盡聚眾開化，為甚麼卻道無禪師？』師曰：『不道無禪，祇是無師。

閻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，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。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。夫出家人，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。

且如四祖下牛頭，橫說豎說，猶未知向上關捩子。

有此眼目，方辨得邪正宗黨，且當人事宜，不能體會得，但知學言語念，向皮袋裏安著，到處稱我會禪，遇替得汝生死麼？輕忽老宿，入地獄如箭。

我才見汝入門來，便識得了也。還知麼？急須努力，莫容易事，持片衣口食，空過一生。

明眼人笑汝，久後總被俗漢箠將去在。宜自看遠近，是阿誰面上事。若會即便會，若不會即散去。珍重！』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

師便打。自余施設，皆被上機。中下之流，莫窺涯涘。唐大中年終於本山，謚斷際禪師。

長慶大安禪師福州長慶大安禪師，〔號懶安。〕郡之陳氏子。受業於黃檗山，習律乘。嘗自念言：

『我雖勤苦，而未聞玄極之理。』乃孤錫遊方，將往洪井，路出上元。逢一老父謂師曰：『師往南昌，當有所得。』

師即造百丈，禮而問曰：『學人欲求識佛，何者即是？』丈曰：『大似騎牛覓牛。』師曰：『識得後如何？』丈曰：

『如人騎牛至家。』師曰：『未審始終如何保任？』丈曰：『如牧牛人執杖視之，不令犯人苗稼。』

師自茲領旨，更不馳求。

同參佑禪師，創居溈山。師躬耕助道。及佑歸寂，眾請接踵住持。上堂：

『汝諸人總來就安，求覓甚麼？若欲作佛，汝自是佛。擔佛傍家走，如渴鹿趁陽焰相似，何時得相應去！

汝欲作佛，但無許多顛倒攀緣、妄想惡覺、垢淨眾生之心，便是初心正覺佛，更向何處別討所以？

安在溈山三十來年，吃溈山飯，屙溈山屎，不學溈山禪，秖看一頭水牯牛，若落路入草，便把鼻孔拽轉來，才犯人苗稼，即鞭撻。

調伏既久，可憐生受人言語，如今變作個露地白牛，常在面前，終日露迥迥地，趁亦不去。

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，從眼門放光，照見山河大地，耳門放光，領采一切善惡音響。

如是六門，晝夜常放光明，亦名放光三昧。汝自不識取，影在四大身中，內外扶持，不教傾側。

如人負重擔，從獨木橋上過，亦不教失腳。且道是甚麼物任持，便得如是。且無絲發可見，豈不見誌公和尚云：

內外追尋覓總無，境上施為渾大有。』珍重！』僧問：『一切施為是法身用，如何是法身？』師曰：『一切施為是法身用。』曰：

『離卻五蘊，如何是本來身？』師曰：『地水火風，受想行識。』曰：『這個是五蘊？』師曰：『這個異五蘊。』問：

『此陰已謝、彼陰未生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此陰未謝，那個是大德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師曰：『若會此陰，便明彼陰。』問：

『大用現前、不存軌則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汝用得但用。』僧乃脫膊，繞師三匝。

師曰：『向上事何不道取？』

僧擬開口，師便打。曰：『這野孤精出去！』

有僧上法堂，顧視東西，不見師。乃曰：『好個法堂，祇是無人。』師從門裏出，曰：『作麼？』僧無對。

雪峰因入山采得一枝木，其形似蛇，於背上題曰：『本自天然，不假雕琢。』寄與師。師曰：

『本色住山人，且無刀斧痕。』僧問：『佛在何處？』師曰：『不離心。』又問：

『雙峰上人，有何所得？』師曰：『法無所得。

設有所得，得本無得。』問：『黃巢軍來，和尚向甚麼處回避？』師曰：『五蘊山中。』曰：『忽被他捉著時如何？』

師曰：『惱亂將軍。』師大化閩城。唐中和三年歸黃檗示寂。塔於楞伽山，謚圓智禪師。

大慈寰中禪師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，蒲阪盧氏子。頂骨圓聳，其聲如鐘。少丁母憂，廬於墓所。

服闋思報罔極，乃於并州童子寺出家，嵩嶽登戒，習諸律學。後參百丈，受心印。

辭往南嶽常樂寺，結茅於山頂。

一日，南泉至。問：『如何是庵中主？』師曰：『蒼天！蒼天！』泉曰：『蒼天且置，如何是庵中主？』師曰：

『會即便會，莫忉忉。』泉拂袖而去。後住大慈，上堂：『山僧不解答話，秖能識病。』時有僧出，師便歸方丈。

〔法眼云：『眾中喚作病在目前，不識。』玄覺曰：『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，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？

若言是病，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；若言不是病，出來又作麼生？』

〕趙州問：『般若以何為體？』師曰：『般若以何為體。』州大笑而出。明日，州掃地次，師曰：

『般若以何為體？』州置帚，拊掌大笑，師便歸方丈。僧辭，師問：『甚麼處去？』曰：『江西去。』師曰：

『我勞汝一段事得否？』曰：『和尚有甚麼事？』師曰：『將取老僧去得麼？』

曰：『更有過於和尚者，亦不能將去。』師便休。

僧後舉似洞山，山曰：『閻黎爭合恁麼道。』曰：『和尚作麼生？』山曰：

『得。』〔法眼別云：『和尚去若去，某甲提笠子。』

〕山又問其僧：『大慈別有甚麼言句？』曰：『有時示眾曰：『說得一丈，不如行取一尺。

說得一尺，不如行取一寸。』』山曰：『我不恁麼道。』曰：『和尚作麼生？』

山曰：『說取行不得底，行取說不得底。』﹝雲居云：

『行時無說路，說時無行路。不說不行時，合行甚麼路？』洛浦云：『行說俱到，即本分事無，行說俱不到，即本分事在。』

﹞後屬武宗廢教，師短褐隱居。大中歲重剃染，大揚宗旨。咸通三年不疾而逝。

僖宗謚性空大師。

平田普岸禪師天臺平田普岸禪師，洪州人也。於百丈門下得旨。

後聞天臺勝概，聖賢間出，思欲高蹈方外，遠追遐躅，乃結茅薙草，宴寂林下。

日居月諸，為四眾所知。創平田禪院居之。上堂：

『神光不昧，萬古徽猷。入此門來，莫存知解。』便下座。僧參，師打一拄杖。

其僧近前把住拄杖。師曰：『老僧適來造次。』

僧卻打師一拄杖。師曰：『作家！作家！』僧禮拜。師把住曰：『是阇黎造次。』

僧大笑。師曰：

『這個師僧今日大敗也。』臨濟訪師，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。濟問嫂：『平田路向甚麼處去？』嫂打牛一棒曰：

『這畜生到處走，到此路也不識。』濟又曰：『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？』嫂曰：『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。』

濟心語曰：『欲觀前人，先觀所使。』便有抽釘拔楔之意。及見師，師問：『你還曾見我嫂也未？』濟曰：

『已收下了也。』師遂問：『近離甚處？』濟曰：『江西黃檗。』師曰：『情知你見作家來！』濟曰：『特來禮拜和尚。』

師曰：『已相見了也。』濟曰：『賓主之禮，合施三拜。』師曰：『既是賓主之禮，禮拜著。』有偈示眾曰：

『大道虛曠，常一真心。善惡莫思，神清物表。隨緣飲啄，更復何為。』終於本院，遺塔存焉。

五峰常觀禪師瑞州五峰常觀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五峰境？』師曰：『險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境中人？』師曰：『塞。』

僧辭，師曰：『甚麼處去？』曰：『臺山去。』師豎起一指曰：『若見文殊了，卻來這裏與汝相見，』僧無語。師問：

『僧甚麼處來？』曰：『莊上來。』師曰：『汝還見牛麼？』曰：『見。』師曰：

『見左角，見右角？』僧無語。

師代曰：『見無左右。』〔仰山別云：『還辨左右麼？』〕又僧辭，師曰：『汝諸方去，莫謗老僧在這裏。』曰：

『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。』師曰：『汝道老僧在甚麼處？』僧豎起一指。師曰：

『早是謗老僧也。』

石霜性空禪師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師曰：

『如人在千尺井中，不假寸繩，出得此人，即答汝西來意。』僧曰：『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，亦為人東語西話。』師喚沙彌，拽出這死屍著。〔沙彌即仰山。

山後問耽源：『如何出得井中人？』源曰：『咄！癡漢，誰在井中？』山復問溈山。溈召慧寂，山應諾。溈曰：『出也。』

山住後，常舉前語謂眾曰：『我在耽源處得名，溈山處得地。』

〕古靈神贊禪師福州古靈神贊禪師，本州大中寺受業，後行腳遇百丈開悟，卻回受業。本師問曰：

『汝離吾在外，得何事業？』曰：『並無事業。』遂遣執役。一日，因澡身命師去垢，師乃拊背曰：『好所佛堂而佛不聖。』

本師回首視之，師曰：『佛雖不聖，且能放光。』本師又一日在窗下看經，蜂子投窗紙求出。師睹之曰：

『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，鈷他故紙驢年去！』遂有偈曰：『空門不肯出，投窗也大癡。

百年鈷故紙，何日出頭時？』本師置經，問曰：『汝行腳遇何人？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。』師曰：『某甲蒙百丈和尚指個歇處。

今欲報慈德耳。』本師於是告眾致齋，請師說法。師乃登座，舉唱百丈門風曰：

『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。

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。但離妄緣，即如如佛。』本師於言下感悟曰：

『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。』師後住古靈，聚徒數載。臨遷化，剃浴聲鐘告眾曰：

『汝等諸人，還識無聲三昧否？』眾曰：

『不識。』師曰：『汝等靜聽，莫別思惟。』眾皆側聆。師儼然順寂，塔存本山。

和安寺通禪師廣州和安寺通禪師，婺州雙林寺受業。自幼寡言，時人謂之不語通。

因禮佛次，有禪者問：

『座主禮底是甚麼？』師曰：『是佛。』禪者乃指像曰：『這個是何物？』師無對。至夜，具威儀禮問：

『今日所問，某甲未知意旨如何？』禪者曰：『座主幾夏邪？』師曰：『十夏。』

禪者曰：『還曾出家也未？』師轉茫然。禪者曰：

『若也不會，百夏奚為？』乃命同參馬祖。及至江西，祖已圓寂。遂謁百丈，頓釋疑情。有人問師：

『是禪師否？』師曰：『貧道不曾學禪。』師良久，召甚人，其人應諾。師指櫚樹子，其人無對。

師一日召仰山將床子來。山將到，師曰：『卻送本處著。』山從之。師召；『慧寂』，山應諾。師曰：『床子那邊是甚麼物？』

山曰：『枕子。』師曰：『枕子這邊是甚麼物？』山曰：『無物。』師復召：

『慧寂』，山應諾。師曰：『是甚麼？』

山無對。師曰：『去！』

龍雲臺禪師江州龍雲臺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昨夜欄中失卻牛。』

衛國院道禪師京兆衛國院道禪師，新到參，師問：『何方來？』曰：『河南來。』

師曰：『黃河清也未？』僧無對。

〔為山代云：『小小狐兒，要過但過，用疑作甚麼。』〕師不安，不見客。有人來謁。

乃曰：

『久聆和尚道德，忽承法體違和，略請和尚相見。』師將缽鎖盛缽槽，令侍者擎出呈之。其人無對。

鎮州萬歲和尚鎮州萬歲和尚，僧問：『大眾雲集，合潭何事？』師曰：『序品第一。』﹝歸宗柔別云：『禮拜了去。』

東山慧禪師洪州東山慧禪師遊山，見一巖。僧問：『此巖還有主也無？』師曰：

『有。』曰：『是甚麼人？』師曰：

『三家村裏覓甚麼？』曰：『如何是巖中主？』師曰：『汝還氣急麼？』小師行腳回，師問：

『汝離吾在外多少時邪？』曰：『十年。』師曰：『不用指東指西，直道將來。』

曰：『對和尚不敢謾語。』師喝曰：『這打野漢。』

師同大於、南用到茶堂，有僧近前不審。用曰：『我既不納汝，汝亦不見我。不審阿誰？』僧無語。師曰：

『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。』用曰：『大於亦無語那。』於把定其僧曰：『是你恁麼累我亦然。』便打一摑。

用大笑曰：『朗月與青天。』大於侍者到，師問：『金剛正定，一切皆然。秋去冬來，且作麼生？』者曰：

『不妨和尚借問。』師曰：『即今即得，去後作麼生？』者曰：『誰敢問著某甲？』師曰：『大於還得麼？』者曰：

『猶要別人點檢在。』師曰：『輔弼宗師，不廢光彩』侍者禮拜。

清田和尚清田和尚與上座煎茶次，師敲繩床三下，亦敲三下。師曰：『老僧敲，有個善巧。

上座敲，有何道理？』曰：『某甲敲，有個方便。和尚敲作麼生？』師舉起盞子，曰：『善知識眼應須恁麼。』

茶罷，卻問：『和尚適來舉起盞子，意作麼生？』師曰：『不可更別有也。』

百丈槃和尚百丈山槃和尚，一日謂眾曰：『汝等與我開田，我與汝說大義。』眾開田了，歸請說大義。

師乃展兩手，眾罔措。〔洪覺範林間錄云：『百丈第二代法正禪師，大智之高弟。

其先嘗誦槃經，不言姓名、時呼為槃和尚。

住成法席，師功最多，使眾開田，方說大義者，乃師也。』黃檗，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，唐文人黃武翊撰其碑甚詳。柳公權書，妙絕今古。

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，又系於馬祖法嗣之列，誤矣。及觀正宗記，則有惟政、法正。然百丈第代可數，明教但皆見其名，不能辨而俱存也。

今當以柳碑為正。

〕南泉願禪師法嗣趙州從諗禪師趙州觀音院〔亦曰東院。〕從諗禪師，曹州郝鄉人也。姓郝氏。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。

未納戒便抵池陽，參南泉。值泉偃息而問曰：『近離甚處？』師曰：『瑞像。』

泉曰：『還見瑞像麼？』師曰：

『不見瑞像，祇見臥如來。』泉便起坐，問：『汝是有主沙彌，無主沙彌？』師曰：『有主沙彌。』泉曰：『那個是你主？』

師近前躬身曰：『仲冬嚴寒，伏惟和尚尊候萬福。』泉器之，許其入室。他日問泉曰：『如何是道？』泉曰：

『平常心是道。』師曰：『還可趣向也無？』泉曰：『擬向即乖。』師曰：『不擬爭知是道？』泉曰：

『道不屬知，不屬不知。知是妄覺，不知是無記。若真達不疑之道，猶如太虛，廓然蕩豁，豈可強是非邪？』

師於言下悟理。乃往嵩嶽琉璃壇納戒。仍返南泉。一日問泉曰：『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？』泉曰：

『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。』師曰：『謝師指示。』泉曰：『昨夜三更月到窗。』泉曰：『今時人，須向異類中行始得。』師曰：

『異即不問，如何是類？』泉以兩手拓地，師近前一踏，踏倒。卻向槃堂裏叫曰：

『悔！悔！』

泉令侍者問：『悔個甚麼？』師：『悔不更與兩踏。』

南泉上堂，師出問：『明頭合，暗頭合。』泉便下座，歸方丈。師曰：

『這老和尚被我一問，直得無言可對。』首座曰：『莫道和尚無語好！自是上座不會。』師便打一掌曰：『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吃。』

師到黃檗，檗見來便閉方丈門。師乃把火於法堂內，叫曰：『救火！救火！』檗開門捉住曰：『道！

道！』師曰：『賊過後張弓。』到寶壽，壽見來，於禪床上背坐。師展坐具禮拜。

壽下禪床，師便出。

又到道吾，才入堂，吾曰：『南泉一隻箭來也！』師曰：『看箭！』吾曰：『過也。』師曰：『中。』

又到茱萸，執拄杖於法堂上，從東過西。萸曰：『作甚麼？』師曰：『探水。』

萸曰：『我這裏一滴也無，探個甚麼？』

師以杖倚壁，便下。師將遊五臺，有大德作偈，留曰：『無處青山不道場，何須策杖禮清涼。

雲中縱有金毛現，正眼觀時非吉祥。』師曰：『作麼生是正眼？』德無對。﹝法眼代云：『請上座領某卑情。』同安顯代云：『是上座眼。』

﹞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。眾請住觀音院。上堂：『如明珠在掌，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。

老僧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，把丈六金身為一枝草用。佛是煩惱，煩惱是佛。』

僧問：『未審佛是誰家煩惱？』師曰：『與一切人煩惱。』

曰：『如何免得？』師曰：『用免作麼？』掃地次，僧問：『和尚是大善知識，為甚麼掃地？』師曰：『塵從外來。』

曰：『既是清淨伽藍，為甚麼有塵？』師曰：『又一點也。』

師與官人遊園次，免見乃驚走。遂問：『和尚是大善知識，免見為甚麼走？』師曰：『老僧好殺。』問：

『覺華未發時，如何辨貞實？』師曰：『開也。』曰：『是貞是實？』師曰：

『貞是實，實是貞。』曰：

『甚麼人分上事？』師曰：『老僧有分，閻黎有分。』曰：『某甲不招納時如何？』師佯不聞。僧無語。師曰：『去！

石幢子被風吹折。』僧問：『陀羅尼幢子作凡去，作聖去？』師曰：『也不作凡，亦不作聖。』曰：『畢竟作甚麼？』

師曰：『落地去也。』僧辭，師曰：『其處去？』曰：『諸方學佛法去。』師豎起拂子曰：

『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。三千里外，逢人不得錯舉。』曰：『與麼則不去也。』師曰：『摘楊花，摘楊花。』問：

『承聞和尚親見南泉，是否？』師曰：『鎮州出大蘿蔔頭。』大眾晚參，師曰：

『今夜答話去也。有解問者出來。』

時有一僧便出禮拜。師曰：『比來拋磚引玉，卻引得個墼子。』﹝保壽云：『射虎不真，徒勞沒羽？』長慶問覺上座云：

『那僧才出禮拜，為甚麼便收伊為墼子？』覺云：『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。』

慶雲：『向伊道甚麼？』覺云：『也向伊恁麼道。』玄覺云：

『甚麼處卻成墼子去，叢林中道才出來，便成墼子，秖如每日出入，行住坐臥，不可成墼子。且道這僧出來，具眼不具眼。』﹞上堂：

『金佛不度爐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。真佛內裏坐，菩提槃，真如佛性，盡是貼體衣服，亦名煩惱。實際理地甚麼處著。

一心不生，萬法無咎。汝但究理，坐看三二十年，若不會，截取老僧頭去。夢幻空華，徒勞把捉。

心若不異，萬法一如。既不從外得，更拘執作麼？如羊相似，亂拾物安向口裏。

老僧見藥山和尚道：

『有人問著，但教合取狗口。』老僧亦教合取狗口。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淨。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吃。

佛法在甚麼處？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，於中覓一個道人無。若與空王為弟子，莫教心病最難醫。

未有世界，早有此性。世界壞時，此性不壞。一從見老僧後，更不是別人，祇是個主人公。這個更向外覓作麼？

正恁麼時，莫轉頭換腦。若轉頭換腦，即失卻也。』僧問：『承師有言，世界壞時，此性不壞。

如何是此性？』師曰：『四大五陰。』曰：『此猶是壞底，如何是此性？』師曰：

『四大五陰。』﹝法眼云：

『是一個兩個，是壞不壞，且作麼生會？試斷看。』﹞師因老宿問：『近離甚處？』曰：『滑州。』宿曰：『幾程到這裏？』師曰：『一跋到。』宿曰：

『好個捷疾鬼。』師曰：『萬福大王。』宿曰：『參堂去！』師應喏喏。尼問：

『如何是密密意？』師以手掐之。

尼曰『和尚猶有這個在。』師曰：『卻是你有這個在。』僧辭，師問：『甚麼處去？曰：『閩中去。』師曰：

『彼中兵馬險，你須回避始得。』曰：『向甚麼處回避？』師曰：『恰好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賓中主？』師曰：

『山僧不問婦。』曰：『如何是主中賓？』師曰：『山僧無丈人。』有僧遊五臺，問一婆子曰：『臺山路向甚麼處去？』婆曰：

『驀直去。』僧便去。婆曰：『好個師僧又恁麼去。』後有僧舉似師，師曰：

『待我去勘過。』明日，師便去問：

『臺山路向甚麼處去？』婆曰：『驀直去。』師便去。婆曰：『好個師僧又恁麼去。』師歸院謂僧曰：

『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。』〔玄覺云：『前來僧也恁麼道，趙州去也恁麼道，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。』又云：

『非唯被趙州勘破，亦被這僧勘破。』〕問：『恁麼來底人，師還接否？』師曰：

『接。』曰：不恁麼來底，師還接否？』師曰：『接。』曰：

『恁麼來者從師接，不恁麼來者如何接？』師曰：『止！止！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。』師因出，路逢一婆。婆問：

『和尚住甚麼處？』師曰：『趙州東院西。』婆無語。師歸問眾僧：『合使那個西字？』或言東西字，或言棲泊字。

師曰：『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。』曰：『和尚為甚恁麼道？』師曰：『為汝總識字。』〔法燈別眾僧云：『已知去處。』〕問：

『如何是囊中寶？』師曰：『合取口。』〔法燈別云：『莫說似人。』〕有一婆子令人送錢，請轉藏經。

師受施利了，卻下禪床轉一匝。乃曰：『傳語婆，轉藏經已竟。』其人回舉似婆。

婆曰：『比來請轉全藏，如何祇為轉半藏？』

〔玄覺云：『甚麼處是欠半藏處，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，便與麼道。』〕因僧侍次，遂指火問曰：『這個是火，你不得喚作火。

老僧道了也。』僧無對。復筴起火曰：『會麼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師曰：

『此去舒州，有投子和尚，汝往禮拜，問之，必為汝說。因緣相契，不用更來。

不相契卻來。』其僧到投子，子問：『近離甚處？』曰：『趙州。』子曰：

『趙州有何言句？』僧舉前話。子曰：『汝會麼？』曰：『不會，乞師指示。』

子下禪床，行三步卻坐。問曰：

『會麼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子曰：『你歸舉似趙州。』共僧卻回，舉似師。師曰：

『還會麼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師曰：

『投子舉麼，不較多也。』有新到謂師曰：『某甲從長安來，橫擔一條拄杖，不曾撥著一人。』師曰：

『自是大德拄杖短。』〔同安顯別云：『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。』〕僧無對。

〔法眼代云：『呵呵。』同安顯代云：『也不短。』〕僧寫師真呈。師曰：

『且道似我不似我？若似我，即打殺老僧。不似我，即燒卻真。』僧無對。〔玄覺代云：『留取供養。』

〕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庭前柏樹子。』曰：『和尚莫將境示人？』師曰：『我不將境示人。』

曰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庭前柏樹子。』問：『僧發足甚處？』曰：

『雪峰。』師曰：

『雪峰有何言句示人？』曰：『尋常道盡十方世界，是沙門一隻眼。你等諸人，向甚處

扃？』師曰：『閣黎若回，寄個鍬子去。』

師謂眾曰：『我向行腳到南方，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，直至如今無人舉著。』上堂：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

才有語言是揀擇，是明白。老僧不在明白裏，是汝還護惜也無？』時有僧問：

『既不在明白裏，護惜個甚麼？』師曰：『我亦不知。』僧曰：『和尚既不知，為甚道不在明白裏？』師曰：『問事即得，禮拜了退。』

別僧問：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是時人窠窟否？』師曰：『曾有人問我，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。』又問：

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如何是不揀擇？』師曰：『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』曰：

『此猶是揀擇。』師曰：

『田庫奴甚處是揀擇？』僧無語。問：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才有語言是揀擇。

和尚如何為人？』師曰：

『何不引盡此語。』僧曰：『某甲秖念得到這裏。』師曰：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』問：『如何是道？』師曰：『墻外底。』曰：

『不問這個。』師曰：『你問那個？』曰：『大道。』師曰：『大道透長安。』

問：『道人相見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呈漆器。』上堂：『屍弟若從南方來者，即與下載；若從北方來者，即與上載。

所以道，近上人問道即失道，近下人問道即得道。』師因與文遠行，乃指一片地曰：『這裏好造個巡鋪。』文遠便去路傍立曰：

『把將公驗來：』師遂與一摑。遠曰：『公驗分明過。』

師與文遠論義曰『鬥劣不鬥勝。勝者輪果子。』遠曰：『請和尚立義。』師曰：

『我是一頭驢。』遠曰：

『我是驢胃。』師曰：『我是爐糞。』遠曰：『我是糞中蟲。』師曰：『你在彼中作甚麼？』遠曰：

『我在彼中過夏。』師曰：『把將果子來。』新到參，師問：『甚麼處來？』曰：

『南方來。』師曰：

『佛法盡在南方，汝來這裏作甚麼？』曰：『佛法豈有南北邪？』師曰：『饒汝從雪峰、雲居來，祇是個擔板漢。』﹝崇壽稠云：『和尚是據客置主人。』

﹞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師曰：『殿裏底。』曰：『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？』師曰：『是。』曰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師曰：

『殿裏底。』問：『學人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』師曰：『吃粥了也未？』曰『吃粥了也。』師曰：『洗缽盂去。』

其僧忽然省悟。

上堂：『才有是非，紛然失心，還有答話分也無？』僧舉似洛浦，浦扣齒。又舉似雲居，居曰：

『何必。』僧回舉似師。師曰：『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。』曰：『請和尚舉。』

師才舉前話，僧指傍僧曰：

『這個師僧吃卻飯了，作恁麼語話。』師休去。問：『久向趙州石橋，到來祇見略彴。』師曰：

『汝祇見略彴，且不見石橋。』曰：『如何是石橋？』師曰：『度驢度馬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略彴？』師曰：『個個度人。』

後有如前問，師如前答。又僧問：『如何是石橋？』師曰：『過來！過來！』﹝雲居錫云：『趙州為當扶石橋，扶略彴？』

﹞師聞沙彌喝參，向侍者曰：『教伊去。』者乃教去，沙彌便珍重。師曰：『沙彌得入門，侍者在門外。』﹝雲居錫云：

『甚麼處是沙彌入門，侍者在門外，這裏若會得，便見趙州。』﹞問：『僧甚麼處來？』曰：『從南來。』師曰：『還知有趙州關否？』曰：

『須知有不涉關者。』師曰：『這販私鹽漢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下禪床立。曰：『莫祇這個便是否？』師曰：

『老僧未有語在。』問菜頭：『今日吃生菜，吃熟菜？』頭拈起菜呈之。師曰：

『知恩者少，負恩者多。』問：

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』師曰：『無。』曰：『上至諸佛，下至螻蟻，皆有佛性，狗子為甚麼卻無？』師曰：『為伊有業識在。』

師問一婆子：『甚麼處去？』曰：『偷趙州筍去。』師曰：『忽遇趙州，又作麼生？』婆便與一掌，師休去。

師一日於雪中臥，曰『相救！相救！』有僧便去身邊臥，師便起去。問：『如何是趙州一句？』師曰：

『老僧半句也無。』曰『豈無和尚在？』師曰：『老僧不是一句。』師問新到：

『曾到此間麼？』曰：『曾到：』師曰：

『吃茶去。』又問僧，僧曰：『不曾到。』師曰：『吃茶去。』後院主問曰：

『為甚麼曾到也雲吃茶去，不曾到也雲吃茶去？』師召院主，主應喏。師曰：

『吃茶去。』

問：『二龍爭珠，誰是得者？』師曰：『老僧祇管看。』問：『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？』師曰：

『汝喚甚麼作空劫？』曰：『無一物是。』師曰：『這個始稱得修行，喚甚麼作空劫？』僧無語。問：『如何是玄中玄？』

師曰：『汝玄來多少時邪？』曰：『玄之久矣。』師曰：『閻黎若不遇老僧，幾被玄殺。』問：

『萬法歸一，一歸何所？』師曰：『老僧在青州作得領布衫，重七斤。』問：

『夜生兜率，晝降閻浮，於其中間，摩尼珠為甚麼不現？』師曰：『道甚麼？』

其僧再問。師曰：『毗婆屍佛早留心，直至如今不得妙。』問院主：『甚麼處來？』

主曰：『送生來。』師曰：『鴉為甚麼飛去？』主曰：『怕某甲。』師曰：『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？』主卻問：

『鴉為甚麼飛去？』師曰：『院主無殺心。』師拈起缽曰：『三十年後若見老僧，留取供養。若不見，即撲破。』

別僧曰：『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？』師乃撲破。師在東司上，見遠侍者過，驀召文遠，遠應諾。師曰：

『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。』僧辭，師問：『甚麼處去？』曰：『雪峰去。』師曰：

『雪峰忽若問和尚有何言句，汝作麼生秖對？』曰：『某甲道不得，請和尚道。』

師曰：『冬即言寒，夏即道熱。』又曰：『雪峰更問：

汝畢竟事作麼生？』僧又曰：『道不得。』師曰：『但道親從趙州來，不是傳語人。』其僧到雪峰，一依前語秖對。峰曰：

『也須是趙州始得。』〔玄沙聞曰：『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。』雲居錫云：『甚麼處是趙州敗闕，若檢得出，是上座眼。』

〕問：『如何是出家？』師曰：『不履高名，不求苟得。』問：『澄澄絕點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這裏不著客作漢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祖師意？』師敲床腳。僧曰：『秖這莫便是否？』師曰：『是。』即脫取去。問：

『如何是毗盧圓相？』師曰：『老僧自幼出家，不曾眼花。』曰：『豈不為人？』

師曰：『願汝常見毗盧圓相。』官人問：

『和尚還人地獄否？』師曰：『老僧末上入。』曰：『大善知識為甚麼入地獄？』

師曰：『我若不入，阿誰教化汝？』

真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，師坐而問曰：『大王會麼？』王曰：『不會。』

師曰『自小持齋身已老，見人無力下禪床。』王尤加禮重。翌日令客將傳語，師下禪床受之。侍者曰：『和尚見大王來，不下禪床。

今日軍將來，為甚麼卻下禪床？』師曰：『非汝所知。第一等人來，禪床上接。

中等人來，下禪床接。

末等人來，三門外接。』因侍者報大王來也，師曰：『萬福大王。』者曰：『未到在。』師曰：『又道來也。』

師到一庵主處，問：『有麼？有麼？』主豎起拳頭。師曰：『水淺不是泊船處。』

便行。又到一庵主處，問：『有麼？

有麼？』主亦豎起拳頭。師曰：『能縱能奪，能殺能活。』便作禮。問僧：『一日看多少經？』曰：

『或七八，或十卷。』師曰：『閻黎不會看經。』曰：『和尚一日看多少？』師曰：『老僧一日秖看一字。』

文遠待者在佛殿禮拜次，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：『作甚麼？』者曰：『禮佛。』

師曰：『用禮作甚麼？』

者曰：『禮佛也是好事。』師曰：『好事不如無。』上堂：『正人說邪法，邪法悉皆正。

邪人說正法，正法悉皆邪。諸方難見易識，我這裏易見難識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趙州？』師曰：『東門西門，南門北門。』問：

『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急水上打毬子。』僧卻問投子：『急水上打毬子，意旨如何？』子曰：

『念念不停留。』問：『和尚姓甚麼？』師曰：『常州有。』曰：『甲子多少？』

師曰：『蘇州有。』問：

『十二時中如何用心？』師曰：『汝被十二時辰使，老僧使得十二時。』乃曰：

『兄弟莫久立，有事商量，無事向衣缽下坐窮理好。老僧行腳時，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，除外更無別用心處。

若不如是大遠在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古佛心？』師曰：『三個婆子排班拜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不遷義？』師曰：

『一個野雀兒從東飛過西。』問：『學人有疑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大宜小宜。』

曰：『大疑。』師曰：

『大宜東北角，小宜僧堂後。』問：『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有。』

曰：『幾時成佛？』師曰：『待虛空落地時。』

曰：『虛空幾時落地？』師曰：『待柏樹子成佛時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毗盧師？』

師便起立。僧曰：

『如何是法身主？』師便坐。僧禮拜。師曰：『且道坐者是？立者是？』師謂眾曰：

『你若一生不離叢林，不語五年十載，無人喚你作啞漢。已後佛也不奈你何。你若不信，載取老僧頭去。』師魚鼓頌曰：

『四大由來造化功，有聲全貴裏頭空。莫嫌不與凡夫說，祇為宮商調不同。』師因趙王問：『師尊年有幾個齒在？』

師曰：『祇有一個。』王曰：『爭吃得物？』師曰：『雖然一個，下下咬著。』

師寄拂子與王曰：

『若問何處得來，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。』師之玄言，布於天下。時謂趙州門風，皆悚然信伏矣。

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，右脅而寂，壽一百二十歲，謚真際大師。

長沙景岑禪師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，初住鹿苑為第一世，其後居無定所，但徇緣接物，隨宜說法，時謂之長沙和尚。上堂：『我若一向舉揚宗教，法堂裏須草深一丈。事不獲已，向汝諸人道：

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，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，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，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，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。我常向汝諸人道：三世諸佛，法界眾生，是摩訶般若光。光未發時，汝等諸人甚麼處委悉？

光未發時，尚無佛無眾生消息，何處得山河國土來？』時有僧問：『如何是沙門眼？』師曰：『長長出不得。』

又曰：『成佛成祖出不得，六道輪回出不得。』僧曰：『未審出個甚麼不得？』

師曰：『晝見日，夜見星。』曰：

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『妙高山色青又青。』問：『教中道而常處此菩提座，如何是座？』師曰：

『老僧正坐，大德正立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大道？』師曰：『沒卻汝。』問：『諸佛師是誰？』師曰：『從無始劫來，承誰覆蔭？』曰：

『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？』師曰：『魯祖開堂，亦與師僧東道西說。』問：『學人不據地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？』曰：『卻據地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拖出死屍著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異類？』師曰：『尺短寸長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諸佛師？』師曰：『不可更拗直作曲邪。』曰：『請和尚向上說。』師曰：『閻黎眼瞎耳聾？』

作麼遊山歸，首座問：『和尚甚處去來？』師曰：『遊山來。』座曰：『到甚麼處？師

曰：始從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』座曰：

『大似春意。』師曰：『也勝秋露滴芙蕖。』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：『和尚見南泉後如何？』會默然。僧曰：

『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？』會曰：『不可更別有也。』僧回舉似師。師示偈曰：

『百丈竿頭不動人，雖然得入未為真。百尺竿頭須進步，十方世界是全身。』僧便問：『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？』師曰：

『朗州山，澧州水。』曰：『不會。』師曰：『四海五湖皇化裏。』

有客來謁，師召尚書，共人應諾。師曰：『不是尚書本命。』曰：

『不可離卻即今祇對，別有第二主人？』師曰：『喚尚書作至尊得麼？』曰：

『恁麼，總不祇對時，莫是弟子主人否？』師曰：

『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，無始劫來，是個生死根本。』有偈曰：『學道之人不識真，祇為從來認識神。

無始劫來生死本，癡人喚作本來人。』有秀才看千佛名經，問曰：『百千諸佛，但見其名，未審居何國土？還化物也無？』師曰：

『黃鶴樓崔顥題後，秀才還曾題也未？』曰：『未曾。』師曰：『得閑題取一篇好。』問：『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？』

師曰：『東家作驢，西家作馬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，此意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要騎即騎，要下即下。』皓月供奉問：

『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槃也未？』師曰：『大德問果上槃，因中槃？』曰：『問果上槃。』師曰：

『天下善知識未證。』曰：『為甚麼未證？』師曰：『功未齊於諸聖。』曰：

『功未齊於諸聖，何為善知識？』師曰：

『明見佛性，亦得名為善知識。』曰：『未審功齊何道，名證大槃？』師示偈曰：

『摩訶般若照，解脫甚深法。

法身寂滅體，三一理圓常。欲識功齊處，此名常寂光。』曰：『果上三德槃，已蒙開示，如何是因中槃？』

師曰：『大德是。』月又問：『教中說幻意是有邪？』師曰：『大德是何言歟？』

曰：『恁麼則幻意是無邪？』

師曰：『大德是何言歟？』曰：『恁麼，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？』師曰：『大德是何言歟？』曰：

『如某三明盡，不契於幻意，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？』師曰：『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？』曰：『佛之誠言，那敢不信？』

師曰：『大德言信，二信之中是何信？』曰：『如某所明，二信之中是名緣信。』

師曰：『依何教門得生緣信？』

曰：『華嚴云：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，信一切世間境界，是如來境界。』

又華嚴云：

諸佛世尊，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，決定無二。』又華嚴云：佛法世間法，若見其真實，一切無差別。』師曰：

『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。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。若人見幻本來真，是則名為

見佛人。

圓通法法無生滅，無滅無生是佛身。』月又問：『蚯蚓斷為兩段，兩頭俱動，未審佛性在阿那頭？』師曰：

『動與不動是何境界？』曰：言不幹典，非智者之所談。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？出自何經？』師曰：

『灼然！言不幹典，非智者之所談。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：

當知十方無邊，不動虛空，並其動搖，地水火風，均名六大，性真圓融，皆如來藏，本無生滅。』』師示偈曰：『最甚深，最甚深，法界人身便是心。

迷者迷心為眾色，悟時剎境是真心。身界二塵無實相，分明達此號知音。』月又問：『如何是陀羅尼？』

師指禪床右邊曰：『這個師僧卻誦得。』曰：『別還有人誦得否？』師又指禪床左邊曰：『這個師僧亦誦得。』曰：

『某甲為甚麼不聞？』師曰：『大德豈不知道，真誦無響，真聽無聞。』曰：

『恁麼，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。』

師曰：『離色求觀非正見，離聲求聽是邪聞。』曰：『如何是不離色是正見，不離聲是真聞？』師示偈曰：

『滿眼本非色，滿耳本非聲。文殊常觸目，觀音塞耳根。會三元一體，達四本同真。

堂堂法界性，無佛亦無人。』僧問南泉道：『三世諸佛不知有，貍奴白牯卻知有。

為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？』師曰：

『未入鹿苑時，猶較些子。』曰：『貍奴白牯為甚麼卻知有？』師曰：『汝爭怪得伊。』

僧問：『和尚繼嗣何人？』師曰：

『我無人得繼嗣。』曰：『還參學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我自參學。』曰：『師意如何？』師有偈曰：『虛空問萬象，萬象答虛空。

誰人親得聞，木叉丱角童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平常心？』師曰：『要眠即眠，要坐即坐。』曰：

『學人不會，意旨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熱即取涼，寒即向火。』問：『向上一路，請師道？』師曰：『一口針，三尺線。』曰：『如何領會？』

師曰：『益州布，揚州絹。』問：『動是法王苗，寂是法王根。如何是法王？』

師指露柱曰：『何不問大士？』

師與仰山玩月次，山曰：『人人盡有這個，秖是用不得。』師曰：『恰是倩汝用。』山曰：『你作麼生用？』

師劈胸與一踏。山曰：『！直下似個大蟲。』﹝長慶雲：『前彼此作家，後彼此不作家。』乃別云：『邪法難扶。』

﹞自此諸方稱為岑大蟲。問：『本來人還成佛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？』曰：『未審是何人成佛？』師曰：

『是汝成佛。』僧無語。師曰：『會麼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師曰：『如人因地而倒，依地而起。地道甚麼？』

三聖令秀上座問曰：『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？』師曰：『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。』秀曰：

『不問石頭見六祖，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？』師曰：『教伊尋思去。』秀曰：

『和尚雖有千尺寒松，且無抽條石筍。』師默然。

秀曰：『謝和尚答話。』師亦默然。秀回舉似三聖。聖曰：『若憑麼，猶勝臨濟七步。

然雖如此，待我更驗看。』至明日，三聖上問：『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，可謂光前絕後，今古罕聞。』師亦默然。

僧問：『如何是文殊？』師曰：『墻壁瓦礫是。』曰：『如何是觀音？』師曰：

『音聲語言是。』曰：『如何是普賢？』

師曰：『眾生心是。』曰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師曰：『眾生色身是。』曰：『河沙諸佛體皆同，何故有種種名字？』

師曰：『從眼根返源名文殊，耳根返源名觀音，從心返源名普賢。

文殊是佛妙觀察智，觀音是佛無緣大慈，普賢是佛無為妙行。三聖是佛之妙用，佛是三聖之真體。用則有河沙假名，體則總名一薄伽梵。』問：

『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此理如何？』師曰：『聽老僧偈：礙處非墻壁，通處沒虛空。

若人如是解，心色本來同。』又曰：『佛性堂堂顯現，住性有情難見。若悟眾生無我，我面何如佛面？』問：

『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，云何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？』師示偈曰：

『七生依一滅，一滅持七生。

一滅滅亦滅，六七永無遷。』問：『蚯蚓斷為兩段，兩頭俱動，未審佛性在阿那頭？』師曰：『妄想作麼？』曰：『其如動何！』

師曰：『汝豈不知火風未散。』問：『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？』師曰：

『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？』

曰：『不會。』師曰：『湖南城下好養民，米賤柴多足四鄰。』僧無語。師示偈曰：

『誰問山河轉，山河轉向誰？圓通無兩畔，法性本無歸。』華嚴座主問：『虛空為定有，為是定無？』師曰：『言有亦得，言無亦得。

虛空有時但有假有，虛空無時但無假無。』曰：『如和尚所說，有何教文？』師曰：『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：

十方虛空生汝心內，猶如片雲點太清裏。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？又云：

汝等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悉皆消殞。』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？老僧所以道：有是假有，無是假無。』又問：

『經雲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』，此意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以淨琉璃為法界體，以真金像為無漏智。體能生智，智能達體。

故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上上人行處？』師曰：如死人眼。』

曰：

『上上人相見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如死人手。』問：『善財為甚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？』師曰：

『你從無量劫來，還遊得遍否？』曰：『如何是普賢身？』師曰：『含元殿裏，更覓長安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學人心？』師曰：

『盡十方世界是你心。』曰：『恁麼，則學人無著身處也。』師曰：『是你著身處。』曰：『如何是著身處？』師曰：

『大海水，深又深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『魚龍出入任升沈。』問：

『有人問和尚，即隨因緣答，無人問和尚時如何？』

師曰：『困則睡，健則起。』曰：『教學人作麼生會？』師曰：『夏天赤骨力，冬寒須得被。』問：

『亡僧遷化甚麼處去也？』師示偈曰：『不識金剛體，卻喚作緣生。十方真寂滅，誰在復誰行？』師贊南泉真曰：

『堂堂南泉，三世之源。金剛常住，十方無邊。生佛無盡，現已卻還。』久依南泉，有投機偈曰：

『今日還鄉入大門，南泉親道遍乾坤。法法分明皆祖父，回頭慚愧好兒孫。』泉答曰：『今日投機事莫論，南泉不道遍乾坤。

還鄉盡是兒孫事，祖父從來不出門。』勸學偈曰：『萬丈竿頭未得休，堂堂有路少人遊。

禪師願達南泉去，滿目青山萬萬秋。』臨濟云：『赤肉團上，有一無位真人。』

師因有偈曰：

『萬法一如不用揀，一如誰揀誰不揀？即今生死本菩提，三世如來同個眼。』誡斫松竹偈曰：『千年竹，萬年松。枝枝葉葉盡皆同。

為報四方玄學者，動手無非觸祖公。』

鄂州茱萸和尚鄂州茱山和尚，初住隨州護國。上堂，擎起一橛竹曰：『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？』

時有靈虛上座出眾曰：『虛空是橛。』師擲下竹，便下座。趙州到雲居，居曰：

『老老大大，何不覓個住處？』曰：

『甚麼處住得？』居曰：『山前有個古寺基。』州曰：『和尚自住取。』後到師處，師曰：『老老大大，何不覓個住處？』

州曰：『向甚處住？』師曰：『老老大大，住處也不知。』州曰：『三十年弄馬騎，今日卻被驢撲。』﹝雲居錫云：

『甚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。』﹞眾僧侍立次，師曰：『只恁麼白立，無個說處，一場氣悶。』僧擬問，師便打。曰：

『為眾竭力。』便入方丈。有行者參，師曰：『會去看趙州麼？』曰：『和尚敢道否？』師曰：

『非但茱萸，一切人道不得。』曰：『和尚放某甲過。』師曰：『這裏從前不通人情。』曰：『要且慈悲心在。』師便打。曰：

『醒後來為汝。』

子湖利蹤禪師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，澶州人也。姓周氏，幽州開元寺出家，依年受具。

後入南泉之室，乃抵於衢州之馬蹄山，結茅宴居。唐開元二年，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，師於門下立牌曰：

『子湖有一隻狗，上取人頭，中取人心，下取人足。擬議即喪身失命。』臨濟會下二僧參，方揭簾，師喝曰：『看狗！』

僧回顧，師便歸方丈。與勝光和尚鉏園次，驀按钁，回視光曰：『事即不無，擬心即差。』光便問：『如何是事？』

被師攔胸踏倒，從此有省。尼到參，師曰：『汝莫是劉鐵磨否？』曰：『不敢。』

師曰：『左轉右轉？』曰：

『和尚莫顛倒。』師便打。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：『有賊！』眾皆驚動。有一僧在堂內出，師把住曰：

『維那，捉得也！捉得也！』曰：『不是某甲。』師曰：『是即是，秖是汝不肯承當。』有偈示眾曰：

『三十年來住子湖，二時齋粥氣力。無事上山行一轉，借問時人會也無。』廣明中，無疾歸寂，塔於本山。

白馬曇照禪師荊南白馬曇照禪師，常曰：『快活！快活！』及臨終時叫：『苦！

苦！』又曰：『閻羅王來取我也。』

院主問曰：『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，神色不動，如今何得恁麼地？』師舉枕子曰：

『汝道當時是，如今是？』院主無對。﹝法眼代云：『此時但掩耳出去。』此乃天王悟事，丘玄素具載碑中。今從傳燈，不復移改。

﹞雲際師祖禪師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，初參南泉，問：『摩尼珠人不識，如來藏裏親收得。如何是藏？』泉曰：

『與汝往來者是。』師曰：『不往來者如何？』泉曰：『亦是。』曰：『如何是珠？』泉召師祖，師應諾。泉曰：『去！

汝不會我語。』師從此信入。

香嚴義端禪師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，上堂：『兄弟，彼此未了，有甚麼事相共商量？我三五日即發去也。

如今學者，須了卻今時，莫愛他向上人無事。兄弟，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，終不代得自己見解。

畢竟著力始得，空記持他巧妙章句，即轉加煩亂去。汝若欲相應，但恭恭地盡，莫停留纖毫，直似虛空，方有少分。

以虛空無鎖閉，無壁落，無形段，無心眼。』時有僧問：『古人相見時如何？』

師曰：『老僧不曾見古人。』曰：

『今時血脈不斷處，如何仰羨？』師曰：『有甚麼仰羨處？』問：『某甲不問閑事，請和尚答話。』師曰：

『更從我覓甚麼？』曰：『不為閑事。』師曰：『汝教我道。』乃曰：『兄弟，佛是塵，法是塵，終日馳求，有甚麼休歇。

但時中不用掛情，情不掛物，無善可取，無惡可棄。莫教他籠罩著，始是學處也。』問：

『某甲曾辭一老宿，宿曰：『去則親良朋，附善友。』某今辭和尚，未審有何指示？』師曰：『禮拜著。』僧禮拜，師曰：

『禮拜一任禮拜，不得認奴作郎。』

上堂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直截根源？』師乃擲下拄杖，便歸方丈。上堂：

『語是謗，寂是誑，語寂向上有路在。老僧口門窄，不能與汝說得。』便下座。

上堂，問：『正因為甚麼無事？』師曰：『我不曾停留。』乃曰：

『假饒重重剝得，凈盡無停留，權時施設，亦是方便接人。若是那邊事，無有是處。』

靈鷲閑禪師池州靈鷲閑禪師，上堂：『是汝諸人本分事，若教老僧道，即是與蛇畫足。』時有僧問。

『與蛇畫足即不問，如何是本分事？』師曰：『閣黎試道看。』僧擬再問，師曰：

『畫足作麼？』明水和尚問：

『如何是頓獲法身？』師曰：『一透龍門雲外望，莫作黃河點額魚。』仰山問：

『寂寂無言，如何視聽，』師曰：

『無縫塔前多雨水。』僧問：『二彼無言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是常。』曰：『還有過常者無？』師曰：『有。』曰：『請師唱起。』師曰：

『玄珠自朗耀，何須壁外光！』問：『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，未審還來否？』

師曰：

『本自無所至，今豈隨風轉？』曰：『恁麼則供養何用？』師曰：『功力有為，不換義相涉。』

洛京嵩山和尚洛京嵩山和尚，僧問：『古路坦然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不前。』曰：

『為甚麼不前？』師曰：『無遮障處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嵩山境？』師曰：『日從東出，月向西頹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

『東西也不會？』問：

『六識俱生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異。』曰：『為甚麼如此？』師曰：『同。』

日子和尚日子和尚，因亞溪來參，師作起勢。溪曰：『這老山鬼，猶見某甲在。』

師曰：『罪過！罪過！

適來失祇對。』溪欲進語，師便喝。溪曰：『大陣當前，不妨難禦。』師曰：

『是！是！』溪曰：『不是！不是！』〔趙州云：

『可憐兩個漢，不識轉身句。』

〕蘇州西禪和尚蘇州西禪和尚，僧問：『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，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？

』師舉拂子示之。

其僧不禮拜，竟參雪峰。峰問：『甚麼處來？』曰：『浙中來。』峰曰：『今夏甚麼處？』曰：『西禪。』峰曰：『和尚安否？』

曰：『來時萬福。』峰曰：『何不且在彼從客？』曰：『佛法不明。』峰曰：

『有甚麼事？』僧舉前話。峰曰：

『汝作麼生不肯伊？』曰：『是境。』峰曰：『汝見蘇州城里人家男女否？』曰：

『見。』峰曰：『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？』

曰：『見。』峰曰：『凡睹人家男女，大地林沼，總是境。汝還肯否？』曰：

『肯。』峰曰：

『祇如舉起拂子，汝作麼生不肯？』僧乃禮拜曰：『學人取次發言，乞師慈悲。』

峰曰：『盡乾坤是個眼，汝向甚麼處蹲坐？』

僧無語。

陸亙大夫宣州刺史陸亙大夫問南泉：『古人瓶中養一鵝，鵝漸長大，出瓶不得。

如今不得毀瓶，不得損鵝，和尚作麼生出得？』泉召大夫，陸應諾。泉曰：『出也。』陸從此開解。即禮謝。暨南泉圓寂，院主問曰：

『大夫何不哭先師？』陸曰：『院主道得即哭。』院主無對。﹝長慶代云：『合哭不合哭？』

﹞甘贄行者池州甘贄行者，一日入南泉設齋，黃檗為首座。行者諸施財，座曰：

『財法二施，等無差別。』甘曰：

『恁麼道，爭消得某甲嘲。』便將出去。須臾復入，曰：『請施財。』座曰：

『財法二施，等無差別。』

甘乃行嘲。又一日，入寺設粥，仍請南泉念誦。泉乃白椎曰：『請大眾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密。』

甘拂袖便出。泉粥後問典座：『行者在甚處？』座曰：『當時便去也。』泉便打破鍋子。

甘常接待往來，有僧問曰：『行者接待不易。』甘曰：『譬如餧驢餧馬。』僧休去。有住庵僧緣化什物，甘曰：

『有一問，若道得即施。』乃書『心』字，問：『是甚麼字？』曰：『心字。』

又問妻：『甚麼字？』妻曰：『心字。』甘曰：

『某甲山妻合住庵。』其僧無語，甘亦無施。又問一僧：『甚麼處來？』曰：

『溈山來。』甘曰：『曾有僧問溈山：

如何是西來意？溈山舉起拂子。上座作麼生會溈山意？』曰：『借事明心，附物顯理。』甘曰：『且歸溈山去好！』

〔保福聞之，乃仰手覆手。

〕鹽官安國師法嗣關南道常禪師襄州關南道常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

師舉拄杖，曰：『會麼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師便打。

師每見僧來參禮，多以拄杖打趁。或曰：『遲一刻。』或曰：『打動關南鼓。』

而時輩鮮有唱和者。

雙嶺玄真禪師洪州雙嶺玄真禪師，初問道吾：『無神通菩薩為甚麼足跡難尋？』

吾曰：『同道者方知。』師曰：

『和尚還知否？』吾曰：『不知。』師曰：『何故不知？』吾曰：『去！你不識我語。』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。

徑山鑒宗禪師杭州徑山鑒宗禪師，湖州錢氏子。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。學通淨名思益經。

後往鹽官決擇疑滯。唐咸通三年，住徑山，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。〔諲即法濟大師。〕師謂之曰：

『佛祖正法，直截亡詮。汝筭海沙，於理何益？但能莫存知見，泯絕外緣，離一切心，即汝真性。』

諲茫然，遂禮辭，遊方至溈山，方悟玄旨。乃嗣溈山師。咸通七年示滅，謚無上大師。

歸宗常禪師法嗣芙蓉靈訓禪師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，初參歸宗，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宗曰：『我向汝道，汝還信否？』曰：

『和尚誠言，安敢不信？』宗曰：『即汝便是。』師曰：『如何保任？』宗曰：

『一翳在眼，空華亂墜。』〔法眼云：

『若無後語，有甚麼歸宗也。』〕師辭，宗問：『甚麼處去？』師曰：『歸嶺中去。』宗曰：『子在此多年，裝束了卻來，為子說一上佛法。』

師結束了上法。宗曰：『近前來！』師乃近前。宗曰：『時寒，途中善為。』師聆此言，頓忘前解。

歸寂，謚弘照大師。

漢南高亭和尚漢南高亭和尚，有僧自夾山來禮拜，師便打。僧曰：『特來禮拜，何得打某甲？』

僧再禮拜，師又打趁。僧回，舉似夾山。山曰：『汝會也無？』曰：『不會』山曰：『賴汝不會。若會，即夾山口啞。』

新羅大茅和尚新羅大茅和尚，上堂：『欲識諸佛師，向無明心內識取。欲識常住不雕性，向萬物遷變處識取。』

僧問：『如何是大茅境？』師曰：『不露鋒。』曰：『為甚麼不露鋒？』師曰：

『無當者。』

五臺智通禪師五臺山智通禪師，〔自稱大禪佛。〕初在歸宗會下，忽一夜連叫曰：

『我大悟也。』眾駭之。明日上堂眾集。

宗曰：『昨夜大悟底僧出來。』師出曰：『某甲。』宗曰：『汝見甚麼道理，便言大悟？試說看。』師曰：

『師姑元是女人作。』宗異之，師便辭去。宗門送，與提笠子。師接得笠子，戴頭上便行，更不回顧。

後居臺山法華寺，臨終有偈曰：『舉手攀南斗，回身倚北辰。出頭天外看，誰是我般人？』

大梅常禪師法嗣新羅迦智禪師新羅國迦智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

『待汝裏頭來，即與汝道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大梅的旨？』

師曰：『酪本一時拋。』

杭州天龍和尚杭州天龍和尚，上堂：『大眾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，下去便下去。

各有華藏性海，具足功德，無礙光明。各各參取，珍重！』僧問：『如何得出三界去？』師曰：『汝即今在甚麼處？』

佛光滿禪師法嗣白居易侍郎杭州刺史白居易，字樂天，久參佛光得心法，兼稟大乘金剛寶戒。

元和中造於京兆興善法堂，致四問。〔語見與善章。〕十五年，牧杭州，訪鳥窠和尚，有問答語句。〔見鳥窠章〕。

嘗致書於濟法師，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，安有徇機高下，應病不同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。

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，辟二義而難之。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，前後不類，立理而征之。

並鉤深索隱，通幽洞微，然未睹法師酬對，後來亦鮮有代答者。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，各廣一言而為一偈。釋其旨趣，自淺之深，猶貫珠焉。

凡守任處多訪祖道，學無常師，後為賓客，分司東都。罄己俸修龍門香山寺。寺成自撰記。

凡為文動關教化，無不贊美佛乘，見於本集。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，即史傳存焉。

五泄默禪師法嗣龜山正元禪師福州龜山正元禪師，宣州蔡氏子。嘗述偈示徒。一曰：『滄溟幾度變桑田，唯有虛空獨湛然。

已到岸人休戀筏，未曾度者要須船。』二曰：『尋師認得本心源，兩岸俱玄一不全。

是佛不須更覓佛，秖因如此便忘緣。』咸通十年終於本山，謚性空大師。

婺州蘇溪和尚蘇溪和尚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定光佛？』師曰：『鴨吞螺師。』曰：

『還許學人轉身也無？』師曰：『眼睛突出。』

盤山積禪師法嗣鎮州普化和尚鎮州普化和尚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師事盤山，密受真訣，而佯狂出言無度。

暨盤山順世，乃於北地行化。或城市，或冢間，振一鐸曰：『明頭來，明頭打。

暗頭來，暗頭打。四方八面來，旋風打。

虛空來，連架打。』一日，臨濟令僧捉住曰：『不恁麼來時如何？』師拓開曰：

『來日大悲院裏有齋。』僧回舉似濟。

濟曰：『我從來疑著這漢。』凡見人無高下，皆振鐸一聲，時號普化和尚。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。

或拊其背，有回顧者，即展手曰：『乞我一錢。』非時遇食亦吃。嘗暮入臨濟院吃生菜。濟曰：

『這漢大似一頭驢。』師便作驢鳴。濟謂直歲曰：『細抹草料著！』師曰：『少室人不識，金陵又再來。

臨濟一隻眼，到處為人開。』師見馬步使出喝道，師亦喝道作相撲勢，馬步使令人打五棒。師曰：『似即似，是即不是。』

師嘗於閫閾間搖鐸唱曰：『覓個去處不可得。』時道吾遇之，把住問曰：『汝擬去甚麼處？』師曰：

『汝從甚麼處來？』吾無語，師掣手便去。

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，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，知他是凡是聖？

師忽入來。濟便問：『汝是凡是聖？』師曰：『汝且道我是凡是聖？』濟便喝。

師以手指曰：『河陽新婦子，木塔老婆禪。臨濟小廝兒，卻具一隻眼。』濟曰：

『這賊。』師曰：『賊！賊！』便出去。

唐咸通初，將示滅，乃入市謂人曰：『乞我一個直裰。』人或與布襖，或與布裘，皆不受，振錫而去。

臨濟令人送與一棺。師笑曰：『臨濟廝兒饒舌！』便受之。乃辭眾曰：『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。』

郡人相率送出城。師厲聲曰：『今日葬不合青鳥。』乃曰：『明日南門遷化。』

人亦隨之。又曰：『明日出西門，方吉。』

人出漸稀。出已還返，人意稍怠。第四日，自擎棺出北門外，振錫入棺而逝。

郡人奔走出城，揭棺視之，已不見，唯聞空中錫聲漸遠，莫測其由。

麻谷徹禪師法嗣壽州良遂禪師壽州良遂禪師，參麻谷，谷見來，便將鉏頭去鉏草。

師到鉏草處，谷殊不顧，便歸方丈，閉卻門。

師次日復去，谷又閉門。師乃敲門，谷問：『阿誰？』師曰：『良遂。』才稱名，忽然契悟曰：

『和尚莫謾良遂，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，洎被經論賺過一生。』谷便開門相見。

乃歸講肆，謂眾曰：『諸人知處，良遂總知。

良遂知處，諸人不知。』

東寺會禪師法嗣薯山慧超禪師吉州薯山慧超禪師，洞山來禮拜次，師曰：『汝已住一方，又來這裏作麼？』曰：

『良價無奈疑何，特來見和尚。』師召良價，價應諾。師曰：『是甚麼？』價無語。師曰：『好個佛，祇是無光焰。』

西堂藏禪師法嗣虔州處微禪師虔州處微禪師，僧問：『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，與祖意是同是別？』師曰：

『須向六句外鑒，不得隨聲色轉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六句？』師曰：『語底默底，不語不默，總是總不是，汝合作麼生？』僧無對。問仰山：

『汝名甚麼？』山曰：『慧寂。』師曰：『那個是慧？那個是寂？』山曰：『祇在目前。』師曰：『猶有前後在。』

山曰：『前後且置。和尚見個甚麼？』師曰：『吃茶去！』

章敬暉禪師法嗣薦福弘辯禪師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，唐宣宗問：『禪宗何有南北之名？』對曰：『禪門本無南北。

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，展轉相傳，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，來遊此方初祖。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。

時有二弟子：一名慧能，受衣法，居嶺南為六祖，一名神秀，在北揚化。

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，立秀為第六祖，而自稱七祖。

其所得法雖一，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，故曰南頓北漸，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。』帝曰：『云何名戒？』對曰：『防非止惡謂之戒。』帝曰：『云何為定？』

對曰：

『六根涉境，心不隨緣名定。』帝曰：『云何為慧？』對曰：『心境俱空，照覽無惑名

慧。』帝曰：『何為方便？』對曰：

『方便者，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。被接中下，曲施誘迪謂之方便。設為上根言，舍方便但說無上道者，斯亦方便之譚。

乃至祖師玄言，忘功絕謂，亦無出方便之跡。』帝曰：『何為佛心？』對曰：

『佛者西天之語，唐言覺。

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。

心者佛之別名，有百千異號，體唯其一，無形狀，非青黃赤白、男女等相，在天非天，在人非人，而現天現人，能男能女，非始非終，無生無滅，故號靈覺之性。

如陛下日應萬機，即是陛下佛心。假使千佛共傳，而不念別有所得也。』帝曰：

『如今有人念佛如何？』對曰：

『如來出世為天人師，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，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。

中下者未能頓曉，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，令念佛生於極樂。故經云：是心是佛，心外無佛，佛外無心。』』帝曰：

『有人持經念佛，持咒求佛，如何？』對曰：『如來種種開贊，皆為最上一乘。

如百川眾流，莫不朝宗於海。

如是差別諸數，皆歸薩婆若海。』帝曰：『祖佛既契會心印，金剛經雲無所得法』，如何？』對曰：『佛之一化，實無一法與人。

但示眾人，各各自性，同一法藏。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，方契然燈本意。故經云：

無我無人，無眾生，無壽者，是法平等，修一切善法，不住於相。』』帝曰：

『禪師既會祖意，還禮佛轉經否？』

對曰：『沙門釋子，禮佛轉經，蓋是住持常法，有四報焉。

然依佛戒修身，參尋知識，漸修梵行，履踐如來所行之跡。』帝曰：『何為頓見？

何為漸修？』對曰：『頓明自性，與佛同儔。

然有無始染習，故假漸修對治，令順性起用。如人吃飯，不一口便飽。』

師是日辯對七刻，賜紫方袍，號圓智禪師，仍修天下祖塔，各令守護。

龜山智真禪師福州龜山智真禪師，揚州柳氏子。初謁章敬，敬問：『何所而至？』

師曰：『至無所至，來無所來。』

敬雖默然，師亦自悟。住後，上堂：『動容瞬目，無出當人一念淨心，本來是佛。』仍說偈曰：

『心本絕塵何用洗，身中無病豈求醫？欲知是佛非身處，明鑒高懸未照時。』後值武宗沙汰，有偈示眾曰：

『命如雷下翠微，風前垂淚脫禪衣。雲中有寺不容住，塵裏無家何處歸？明月分形處處新，白衣寧墜解空人。

誰言在俗妨修道，金粟曾為居士身。忍仙林下坐禪時，曾被歌王割截肢。

況我聖朝無此事，秖令休道亦何悲。』暨宣宗中興，乃不復披緇。咸通六年終於本山，謚歸寂禪師。

金州操禪師金州操禪師，請米和尚齋，不排坐位。米到，展坐具禪拜。師下禪床，米乃

坐師位，師卻席地而坐。

齋訖，米便去。侍者曰：『和尚受一切人欽仰，今日坐位被人奪卻！』師曰：

『三日後若來即受救在！』

米三日後果來。曰：『前日遭賊。』﹝僧問鏡清：『古人道：前日遭賊，意旨如何？』清云：『祇見錐頭利，不見鑿頭方。』

﹞朗州古堤和尚朗州古堤和尚，尋常見僧來，但曰：『去！汝無佛性。』僧無對。

或有對者，莫契其旨。

仰山到參，師曰：『去！汝無佛性。』山叉手近前三步應喏。師笑曰：『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？』山曰：

『我從耽源處得名，溈山處得地。』師曰：『莫是溈山的子麼？』山曰：『世諦即不無，佛法即不敢。』山卻問：

『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？』師曰：『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。』山嘆曰：『不可思議，來者難為湊泊。』

京兆公畿和尚河中府公畿和尚，僧問：『如何是道？如何是禪？』師以偈示之曰：

『有名非大道，是非俱不禪。

欲識個中意，黃葉止啼錢。』

永泰湍禪師法嗣上林戒靈禪師湖南上林戒靈禪師，初參溈山。山曰：『大德作甚麼來？』師曰：『介胄全具。』山曰：

『盡卸了來，與大德相見。』師曰：『卸了也。』山咄曰：『賊尚未打，卸作甚麼？』師無對。仰山代曰：『請和尚屏卻左右。』

溈山以手揖曰：『喏！喏！』師後參永泰，方諭其旨。

五臺秘魔巖和尚五臺山秘魔巖和尚，常持一木叉，每見僧來禮拜，即叉卻頸曰：

『那個魔魅教汝出家？

那個魔魅教汝行腳？道得也叉下死，道不得也叉下死。速道！速道！』學徒鮮有對者。〔法眼代云：『乞命。』

法燈代，但引頸示之。玄覺代云：『老兒家放下叉子得也。』〕霍山通和尚訪師，才見不禮拜，便攛入懷裏。師拊通背三下。

通起拍手曰：『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，三千里外賺我來。』便回。

湖南祇林和尚湖南祇林和尚，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。手持木劍，自謂降魔。才見僧來參，便曰：『魔來也！

魔來也！』以劍亂揮，歸方丈。如是十二年後，置劍無言。僧問：『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？』師曰：

『賊不打貧兒家。』曰：『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？』師曰：『賊不打貧兒家。』

華嚴藏禪師法嗣黃州齊安禪師黃州齊安禪師，上堂：『言不落句，佛祖徒施。玄韻不墜，誰人知得？』僧問：『如何識得自己佛？』

師曰：『一葉明時消不盡，松風韻罷怨無人。』曰：『如何是自己佛？』師曰：

『草前駿馬實難窮，妙盡還須畜生行。』有人問：『師年多少？』師曰：『五六四三不得類，豈同一二實難窮。』師有偈曰：

『猛熾焰中人有路，旋風頂上屹然樓。鎮常歷劫誰差互，杲日無言運照齊。』

南嶽下四世黃檗運禪師法嗣睦州陳尊宿睦州陣尊宿，諱道明，江南陳氏之後也。

生時紅光滿室，祥雲蓋空，旬日方散。

目有重瞳，面列七星，形相奇特，與眾奪倫。因往開元寺禮佛，見僧如故知。歸白父母，願求出家。父母聽許為僧。

後持戒精嚴，學通三藏。

遊方契旨於黃檗，後為四眾請住觀音院，常百餘眾，經數十載，學者叩激，隨問遽答。詞語峻險，既非循轍，故淺機之流，往往嗤之，唯玄學性敏者欽伏。由是諸方歸慕，咸以尊宿稱。

後歸開元，〔今改兜率〕。居房織蒲鞋以養母，故有陳蒲鞋之號。

巢寇入境，師標大草屨於城門，巢欲棄之，竭力不能舉。嘆曰：『睦州有大聖人。』舍城而去，遂免擾攘。一日晚參，謂眾曰：

『汝等諸人還得個入頭處也未？若未得個入頭處，須覓個入頭處。若得個入頭處，已後不得孤負老僧。』時有僧出禮拜，曰：

『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。』師曰：『早是孤負我了也。』又曰：『明明向你道，尚自不會，何況蓋覆將來。』又曰：

『老僧在此住持，不曾見個無事人到來，汝等何不近前？』時有一僧方近前，師曰：

『維那不在，汝自領去三門外，與二十棒。』曰：『某甲過在甚麼處？』師曰：

『枷上更著杻。』師尋常見衲僧來，即閉門。

或見講僧，乃召曰：『座主。』主應諾。師曰：『擔板漢。』或曰：『這裏有桶，與我取水。』一日在廊階上立。僧問：

『陳尊宿房在何處？』師脫草屨驀頭打。僧便走。師召：『大德。』僧回首，師指曰：『卻從那邊去！』天使問：

『三門俱開，從那門入？』師喚尚書，使應諾。師曰：『從信門入。』使又見畫壁，問曰：『二尊者對譚何事？』

師摑露柱曰：『三身中那個不說法？』座主參，師問：『莫是講唯識論否？』曰：

『不敢。』師曰：

『朝去西天，暮歸唐土。會麼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師曰：『咄！咄！五戒不持。』

師問一長老：

『了即毛端吞巨海，始知大地一微塵。長老作麼生？』曰：『問阿誰？』師曰：

『問長老。』曰：『何不領話？』師曰：『汝不領話，我不領話？』問：

『座主講甚麼經？』曰：『講槃經。』師曰：『問一段義得麼？』曰：『得。』

師以腳踢空，吹一吹，曰：

『是甚麼義？』曰：『經中無此義。』師曰：『脫空謾語漢！五百力士揭石義，卻道無。』師見僧乃曰：

『見成公案，放汝三十棒。』曰：『某甲如是。』師曰：『三門頭金剛為甚麼舉拳？』曰：『金剛尚乃如是。』師便打。問：

『如何是向上一路？』師曰：『要道有甚麼難？』曰：『請師道。』師曰：『初三十一，中九下七。』問：

『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，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昨朝栽茄子，今日種冬瓜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曹溪的的意？』

師曰：『老僧愛嗔不愛喜。』曰：『為甚麼如是？』師曰：『路逢劍客須呈劍，不是詩人莫說詩。』問僧：

『甚處來？』曰：『瀏陽。』師曰：『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？』曰：

『遍地無行路。』師曰：

『老宿實有此語否？』曰：『實有。』師拈拄杖打曰：『這念言語漢！』師問一長老：『若有兄弟來，將何祇對？』曰：

『待他來。』師曰：『何不道。』曰：『和尚欠少甚麼？』師曰『請不煩葛藤。』

僧參，師曰：『汝豈不是行腳僧？』曰：

『是。』師曰：『禮佛也未？』曰：『禮那土堆作麼？』師曰：『自領出去。』

問：

『某甲講兼行腳，不會教意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灼然實語當懺悔。』曰：『乞師指示。』師日『汝若不問，老僧即緘口無言。

汝既問，老僧不可緘口去也。』曰：『請師便道。』師曰：『心不負人，面無慚色。』問：『一句道盡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義墮也。』

曰：『甚麼處是學人義墮處？』師曰：『三十棒教誰吃？』問：『高揖釋迦，不拜彌勒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昨日有人問，趁出了也。』曰：『和尚恐某甲不實那？』師曰：『拄杖不在，苕帚柄聊與三十。』

上堂：『我見百丈不識好惡。』大眾才集，以拄杖一時打下，復召大眾，眾回首。

乃云：

『是甚麼，有甚共語處？』又黃檗和尚亦然。復召大眾，眾回首。乃云：『月似彎弓，少雨多風，猶較些子。』問僧：

『近離甚處？』僧便喝。師曰：『老僧被你一喝。』僧又喝。師曰：『三喝四喝後作麼生？』僧無語。師便打曰：

『這掠虛漢！』秀才訪師，稱會二十四家書。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，曰：『會麼？』秀才罔措。師曰：

『又道會二十四家書，永字八法也不識。』

上堂：『裂開也在我，捏聚也在我。』時有僧問：『如何是裂開？』師曰：

『三九二十七，菩提槃，真如解脫，即心即佛。我且與麼道，你又作麼生？』曰：

『某甲不與麼道。』師曰：『盞子撲落地，碟子成七片。』

曰：『如何是捏聚？』師乃斂手而坐。問：『教意祖意是同是別？』師曰：『青山自青山，白雲自白雲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青山？』師曰：『還我一滴雨來。』曰：『道不得，請師道。』師曰：

『法華鋒前陣，槃句後收。』問僧：

『今夏在甚麼處？』曰：『待和尚有住處即說。』師曰：『狐非師子類，燈非日月明。』問僧：『甚處來？』

僧瞪目視之。師曰：『驢前馬後漢！』曰：『請師鑒。』師曰：『驢前馬後漢！

道將一句來。』僧無對。

師看經次，陳操尚書問：『和尚看甚麼經？』師曰：『金剛經。』書曰：『六朝翻譯，此當第幾？』師舉起經曰：

『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。』看經次，僧問：『和尚看甚麼經？』師曰：『槃經。茶毗品最在後。』問僧：『今夏在甚處？』

曰：『徑山。』曰：『這吃夜飯漢！』曰：『尊宿叢林，何言吃夜飯？』師以棒趁出。

師聞一老宿難親近，躬往相訪。才入方丈，宿便喝。師側掌曰：『兩重公案。』

宿曰：『過在甚麼處？』師曰：『這野孤精！』便退。問僧：

『近離甚處？』曰：『江西。』師曰：『踏破多少草鞋？』僧無對。與講僧吃茶次，師曰：『我救汝不得也。』

曰：『某甲不曉，乞師垂示。』師拈油餅曰：『這個是甚麼？』曰：『色法。』

師曰：『這入鑊湯漢！』

紫衣大德到，禮拜。師拈帽子帶問曰：『這個喚作甚麼？』曰：『朝天帽。』師曰：『恁麼則老僧不卸也。』復問：

『所習何業？』曰：『唯識。』師曰：『作麼生說？』曰：『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』師指門扇曰：『這個是甚麼？』曰：

『是色法。』師曰：『簾前賜紫，對禦譚經，何得不持五戒？』德無對。問：

『某甲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』師曰：

『你不解問。』曰：『和尚作麼生？』師曰：『放汝三十棒，自領出去。』問：

『教意請師提綱。』師曰：

『但問將來，與你道。』曰：『請和尚道。』師曰：『佛殿裏燒香，三門頭合掌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展演之言？』師曰：『量才補職。』

曰：『如何是不展演之言？』師曰：『伏惟尚饗。』焦山借斧頭次，師呼童子取斧來。童取斧至，曰：

『未有繩墨且斫。』師便喝。又問童曰：『作麼生是你斧頭？』童遂作斫勢。師曰：『斫你老爺頭不得。』師問秀才：

『先輩治甚經？』才曰：『治易。』師曰：『易中道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且道不知個甚麼？』才曰：『不知其道。』

師曰：『作麼生是道？』才無對。僧問：『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？』師曰：

『有甚羅子，快下將來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一代時教？』師曰：『上大人，丘乙已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禪？』師曰：『猛火著油煎。』僧參，師曰：

『汝是新到否？』曰：『是。』師曰：『且放下葛藤。會麼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

師曰：『擔枷陳狀，自領出去。』僧便出。

師曰：『來！來！我實問你甚麼來？』曰：『江西。』師曰：『渤潭和尚在汝背後，怕你亂道，見麼？』僧無對。問：

『寺門前金剛，拓即乾坤大地，不拓即絲發不逢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吽！吽！我不曾見此。』師卻問：

『先跳三千，倒退八百，你合作麼生？』曰：『諾。』師曰：『先責一紙罪狀好。』便打。其僧擬出，師曰：『來！

我共你葛藤。拓即乾大地，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？』曰：『不曾量度。』師曰：

『洞庭湖又作麼生？』曰：

『祇為今時。』師曰：『祇這葛藤尚不會。』便打。問：『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？』師曰：『我不恁麼道。』曰：

『師作麼生道？』師曰：『箭過西天十萬里，卻向大唐國裏等候。』看華嚴經次，僧問：『看甚麼經？』師曰：

『大光明雲，青色光明雲，紫色光明雲。』卻指面前曰：『那邊是甚麼雲？』曰：

『南邊是黑雲。』師曰：『今日須有雨。』

問：『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，是何章句？』師彈指一聲，曰：『會麼？』曰：

『不會。』師曰：

『上來講贊無限勝因。蝦蟆跳上天，蚯蚓驀過東海』。問僧：『近離甚處？』曰：

『河北。』師曰：

『彼中有趙州和尚，你曾到否？』曰：『某甲近離彼中。』師曰：『趙州有何言句示徒？』僧舉吃茶話。師乃呵呵大笑曰：『慚愧！』卻問：

『趙州意作麼生？』曰：『秖是一期方便。』師曰：『苦哉！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。』便打。師卻問沙彌：

『你作麼生會？』彌便設拜，師亦打。其僧往沙彌處問：『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？』彌曰：

『若不是我，和尚不打某甲。』新到參，方禮拜，師叱曰：『阇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吃？』曰：『學人才到，和尚為甚麼道偷果子？』

師曰：『贓物見在。』問僧：『近離甚處？』曰：『仰山。』師曰：『五戒也不持。』曰：『某甲甚麼處是妄語？』

師曰：『這裏不著沙彌。』師臨終召門人曰：『此處緣息，吾當逝矣。』乃跏趺而寂。

郡人以香薪焚之，舍利如雨。乃收靈骨，塑像於寺，壽九十八，臘七十六。

千頃楚南禪師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，福州張氏子。初參芙蓉，蓉見曰：『吾非汝師。汝師江外黃檗是也。』

師禮辭，遂參黃檗。檗問：『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即今豈是有邪？』檗曰：『有無且置。

即今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非今古。』檗曰：『吾之法眼，已在汝躬。』住後，上堂：

『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，如瓶註水，乃得百千三昧，不如一念修無漏道，免被人天因果系絆。』時有僧問：『無漏道如何修？』師曰：

『未有閻黎時體取。』曰：『未有某甲時教誰體？』師曰：『體者亦無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易？』師曰：

『著衣吃飯，不用讀經看教，不用行道禮拜，燒身煉頂，豈不易邪？』曰：『如何是難？』師曰：

『微有念生，便具五陰三界，輪回生死皆從汝一念生。所以佛教諸菩薩云：佛所護念。』師雖應機無倦，而常寂然處定。或逾月，或浹旬。

文德元年五月遷化，塔於院之西隅。大順二年宣州孫儒寇鏡塘，發塔，睹師全身儼然，爪發俱長，拜謝而去。

鳥石靈觀禪師福州鳥石山靈觀禪師，〔時稱老觀〕。尋常扁戶，人罕見之。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，方開。

一日，雪峰伺便扣門，師開門，峰驀胸搹住曰：『是凡是聖？』師唾曰：『這野孤精！』便推出閉卻門。峰曰：

『也秖要識老兄。』鏟草次，問僧：『汝何處去？』曰：『西院禮拜安和尚去。』

時竹上有一青蛇，師指蛇曰：

『欲識西院老野孤精，秖這便是。』師問西院：『此一片地，堪著甚麼物？』院曰：『好著個無相佛。』師曰：

『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汙了也。』引面次，僧參，師引面示之，僧便去。師至暮，問小師：『適來僧在何處？』小師曰：

『當時便去也。』師曰：『是即是，祇得一橛。』〔玄覺云：『甚麼處是少一橛。』〕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師出舌示之。

其僧禮謝。師曰：『住！住！你見甚麼便禮拜？』曰：『謝和尚慈悲，出舌相示。』師曰：『老僧近日舌上生瘡。』

僧到敲門，行者開門，便出去。僧入禮拜，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適來出去者，是甚麼人？』

僧擬近前，師便推出，閉卻門。曹山行腳時，問：『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？』師曰：『我若向你道，即別有也。』

曹山舉似洞山，山曰：『好個話頭，祇欠進語。何不問為甚麼不道？』曹卻來進前語，師曰：

『若言我不道，即啞卻我口。若言我道，即謇卻我舌。』曹山歸舉似洞山，山深肯之。

羅漢宗徹禪師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，湖州吳氏子。上堂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骨剉也。』

﹝師對機多用此語，時號骨剉和尚。﹞問：『如何是南宗北宗？』師曰：『心為宗。』曰：『還看教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教是心。』問：

『性地多昏，如何了悟？』師曰：『煩雲風卷，太虛廓清。』曰：『如何得明去？』師曰：『一輪皎潔，萬里騰光。』

相國裴休居士相國裴休居士，字公美，河東聞喜人也。

守新安曰，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舍眾入大安精舍，混跡勞侶，掃灑殿堂。公入寺燒香，主事祇接。因觀壁畫，乃問：『是何圖相？』主事對曰：『高僧真儀。』

公曰：『真儀可觀。高僧何在？』主事無對。公曰：『此間有禪人否？』曰：

『近有一僧，投寺執役，頗似禪者。』公曰：『可請求詢問得否？』於是遽尋檗至，公睹之欣然曰：

『休適有一問，諸德咨辭，今請上人代酬一語。』檗曰：『請相公垂問。』公舉前話，檗朗聲曰：『裴休！』公應諾。檗曰：『在甚麼處？』

公當下知旨，如獲髻珠。曰：『吾師真善知識也。示人克的若是，何故汨沒於此乎？』寺眾愕然。

自此延入府署，執弟子禮，屢辭不已。復堅請住黃檗山，薦興祖道。有暇即躬入山頂謁，或渴聞玄論，即請入州中。

公既通徹祖意，復博綜教相，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。

至遷鎮宣城，還思瞻禮，亦創精藍，迎請居之。雖圭峰該通禪講，為裴之所重，未若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。又撰圭峰碑云：

『休與師於法為昆仲，於義為交友，於恩為善知識，於教為內外護。』斯可見矣。

仍集黃檗語要，親書序引，冠於編首，留鎮山門。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，迄今寶之。

又圭峰禪師著禪源詮、原人論及圓覺經疏註、法界觀，皆為之序。公篤誌內典，深入法會。有發願文傳於世。

長慶安禪師法嗣大隨法真禪師益州大隨法真禪師，梓州王氏子。妙齡夙悟，決誌尋師，於慧義寺出家。

圓具後南遊，初見藥山、道吾、雲巖、洞山、次至嶺外大溈會下，數載食不至充，臥不求暖，清苦煉行，操履不群，溈深器之，一日問曰：『闍黎在老僧此間，不曾問一轉話？』師曰：『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？』溈曰：『何不道如何是佛？』

師便作手勢掩溈口。溈嘆曰：『子真得共髓。』從此名傳四海。

爾後還蜀，寄錫天彭堋口山龍懷寺，於路旁煎茶普施三年。因往後山，見一古院號大隨，群峰矗秀，澗水清泠。中有一樹，圍四丈餘。

南開一門，中空無礙，不假斤斧，自然一庵。時目為木禪庵，師乃居之十餘載。

影不出山，聲聞於外。

四方玄學，千里趨風。蜀主欽尚，遣使屢徵，師皆辭以老病，署神照大師。上堂：

『此性本來清淨，具足萬德，但以染淨二緣，而有差別。故諸聖悟之，一向淨用，而成覺道。凡夫迷之，一向染用，沒溺輪回。

其體不二，故般若云：無二無二分，無別無斷故。』』僧問：『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這個壞不壞？』師曰：『壞。』

曰：『恁麼則隨他去也。』師曰：『隨他去。』僧不肯。後到投子，舉前話。子遂裝香遙禮曰：

『西川古佛出世。』謂其僧曰：『汝速回去懺悔。』僧回，大隨師已歿。僧再至投子，

子亦遷化。問：『如何是大人相？』

師曰：『肚上不貼榜。』問：『僧甚處去？』曰：『西山住庵去。』師曰：『我向東山頭喚汝，汝便來得麼？』曰：

『不然。』師曰：『汝住庵未得。』問：『生死到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遇茶吃茶，遇飯吃飯。』曰：『誰受供養？』師曰：

『合取缽盂。』庵側有一龜，僧問：『一切眾生皮裏骨，這個眾生為甚骨裏皮？』

師拈草履龜背上。

僧無語。問：『如何是諸佛法要？』師舉拂子曰：『會麼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師曰：『塵尾拂子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』師曰：『是我自己。』曰：『為甚麼卻是和尚自己？』師曰：『是汝自己？』問：『如何是大隨一面事？』

師曰：『東西南北。』問：『佛法遍在一切處，教學人向甚麼處駐足？』師曰：

『大海從魚躍，長空任鳥飛。』問：

『父子至親，歧路各別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為有父子。』問：『如何是無縫塔？』

師曰：『高五尺。』曰：

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『鵂鶹磚。』問：『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？』師曰：『露柱火爐。』曰：『還受也無？』師曰：

『火爐露柱。』行者領眾參，師問：『參得底人喚東作甚麼？』曰：『不可喚作東。』師咄曰：『臭驢漢！

不喚作東喚作甚麼？』者無語。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赤土畫簸箕。』曰：

『未審此理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簸箕有唇，米跳不出。』問：『僧講甚麼教法？』曰：『百法論。』師拈杖曰：

『從何而起？』曰：『從緣而起。』師曰：『苦哉！

苦哉！』問：『僧甚處去？』曰：『峨嵋禮普賢去。』師舉拂子曰：『文殊、普賢總在這裏。』

僧作圓相拋向後，乃禮拜。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。眾僧參次，師以口作患風勢，曰：『還有人醫得吾口麼？』

眾僧競送藥以至，俗士聞之，亦多送藥。師並不受。七日後，師自摑口令正。乃曰：

『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，至今無人醫得。』即端坐而逝。

靈樹如敏禪師韶州靈樹如敏禪師，閩人也。廣主劉氏奕世欽重，署知聖大師。僧問：『佛法至理如何？』

師展手而已。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『千年田、八百主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千年田、八百主？』師曰：

『郎當屋舍沒人修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童子莫傜兒。』曰：

『乞師指示。』師曰：『汝從虔州來。』問：

『是甚麼得恁麼難會？』師曰：『火官頭上風車子。』有尼送瓷缽與師，師拓起問曰：『這個出在甚處？』曰：

『出在定州。』〔法燈別云：『不遠此間。』〕師乃撲破，尼無對。〔保福代云：

『欺敵者亡。』〕問：『和尚年多少？』師曰：

『今日生，來朝死。』又問：『和尚生緣甚麼處？』師曰：『日出東，月落西。』

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，頗有異跡。

廣主將興兵，躬入院請師決臧否？師已先知，怡然坐化。主怒知事曰：『和尚何時得疾？』對曰：『不曾有疾。

適封一函子，令呈大王。』主開函得一帖子云：『人天眼目，當中上座。』主悟師旨，遂寢兵。

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。〔即雲門也。〕龕塔葬儀，廣主具辦。謚靈樹禪師。真身塔焉。

靈雲誌勤禪師福州靈雲誌勤禪師，本州長溪人也。初在溈山，因見桃華悟道。有偈曰：

『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幾回落葉又抽枝。自從一見桃華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』溈覽偈，詰其所悟，與之符契。溈曰：

『從緣悟達，永無退失。善自護持。』〔有僧舉似玄沙，沙云：『諦當甚諦當，敢保老兄未徹在。』眾疑此語。沙問地藏：『我恁麼道，汝作麼生會？』

藏云：『不是桂琛，即走殺天下人。』〔住後，上堂：『諸仁者所有長短，盡至不常。

且觀四時草木，葉落華開，何況塵劫來，天人七趣，地水火風，成壞輪轉，因果將盡，三惡道苦，毛發不曾添減，唯根蒂神識常存。

上根者遇善友伸明，常處解脫，便是道場。中下癡愚，不能覺照，沈迷三界，流轉生死。

釋尊為伊天上人間，設教證明，顯發智道，汝等還會麼？』僧問：『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？』師曰：『青山元不動，浮雲任去來。』

問：『君王出陣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春明門外，不問長安。』曰：『如何得覲天子？』師曰：

『盲鶴下清池，魚從腳底過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『驢事未去，馬事到來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

『彩氣夜常動，精靈日少逢。』雪峰有偈送雙峰，末句云：『雷罷不停聲。』師別云：『雷震不聞聲。』峰聞乃曰：

『靈雲山頭古月現。』峰後問曰：『古人道，前三三後三三，意旨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水中魚，天上鳥。』峰曰：『意作麼生？』師曰：

『高可射兮深可釣。』僧問：『諸方悉皆雜食，未審和尚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獨有閩中異，雄雄鎮海涯。』問：

『久戰沙場，為甚麼功名不就？』師曰：『君王有道三邊靜，何勞萬里築長城。』

曰：

『罷卻干戈，束手歸朝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慈雲普潤無邊剎，枯樹無華爭奈何？』

長生問：『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？』師曰：

『如露柱懷胎。』曰：『分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如片雲點太清。』曰：『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？』師不答。曰：

『恁麼則含生不來也。』師亦不答。曰：『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猶是真常流註。』曰：『如何是真常流註？』師曰：

『似鏡長明。』曰：『向上更有事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有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向上事？』師曰：『打破鏡來，與汝相見。』

僧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井底種林檎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

『今年桃李貴，一顆直千金。』問：

『摩尼珠不隨眾色，未審作何色？』師曰：『白色。』曰：『恁麼則隨眾色也。』

師曰：『趙壁本無瑕，相如誑秦主。』

問：『僧甚處去？』曰：『雪峰去。』師曰：『我有一信寄雪峰，得麼？』曰：

『便請。』

師脫只履拋向面前，僧便去。至雪峰，峰問：『甚處來？』曰：『靈雲來。』峰曰：『靈雲安否？』曰：『有一信相寄。』峰曰：『在那裏？』

僧脫只履，拋向峰面前。峰休去。

壽山師解禪師福州壽山師解禪師，嘗參洞山。山問：『閻黎生緣何處？』師曰：

『和尚若實問，某甲即是閩中人。』山曰：『汝父名甚麼？』師曰：『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，直得忘前失後。』住後，上堂：

『諸上座幸有真實言語相勸，諸兄弟合各自體悉，凡聖情盡，體露真常。

但一時卸卻從前虛妄，攀緣塵垢，心如虛空相似。他時後日，合識得些子好惡。』

閩帥問：『壽山年多少？』師曰：『與虛空齊年。』曰：『虛空年多少？』

師曰：『與壽山齊年。』

饒州峣山和尚饒州峣山和尚，僧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仲冬嚴寒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和尚深深處？』師曰：

『待汝舌頭落地，即向汝道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丈六金身？』師曰：『判官斷案相公改。』長慶問：

『從上宗乘，此間如何言論？』師曰：『有願不負先聖。』慶曰：『不負先聖作麼生？』師曰：『不露。』慶曰：『恁麼則請師領話。』

師曰：『甚麼處去來？』慶曰：『秖守甚麼處去來。』

國歡文矩禪師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，福州黃氏子。

生而有異，及長為縣獄卒，每每棄役，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，吏不能禁。

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發，不披袈裟，不受具戒，唯以雜彩為掛子。

復至神光，光曰：『我非汝師，汝禮西院去。』師攜一小青竹杖，入西院法堂，院遙見笑曰：『入槃堂去。』

師應諾，輪竹杖而入。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，師以杖次第點之，各隨點而起。閩王禮重，創院以居之。

厥後頗多靈跡。唐乾寧中示滅。

臺州浮江和尚臺州浮江和尚，雪峰領眾到，問：『即今有二百人寄此過夏，得麼？』師將拄杖畫一畫：

『著不得即道。』峰休去。

潞州滏水和尚潞州滏水和尚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還見庭前華藥欄麼？』僧無語。

文殊圓明禪師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，福州陳氏子。參大溈得旨後，造雪峰請益，法無異味。

嘗遊五臺山，睹文殊化現，乃隨方建院，以文殊為額。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，因入院睹地藏菩薩像，問僧：

『地藏何以展手？』僧曰：『手中珠被賊偷卻也。』李卻問師：『既是地藏，為甚麼遭賊？』師曰：『今日捉下也。』

李禮謝之。

趙州諗禪師法嗣嚴陽善信尊者洪州新興嚴陽尊者，諱善信。初參趙州，問：『一物不將來時如何？』州曰：『放下著。』師曰：

『既是一物不將來，放下個甚麼？』州曰：『放不下，擔取去。』師於言下大悟。

住後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師曰：

『土塊。』曰：『如何是法？』師曰：『地動也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僧？』師曰：

『吃粥吃飯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新興水？』師曰：

『面前江裏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應物現形？』師曰：『與我拈床子過來。』師常有一蛇一虎，隨從手中與食。

光孝慧覺禪師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，僧問：『覺華才綻，遍滿娑婆。祖印西來，合談何事？』師曰：『情生智隔。』曰：

『此是教意？』師曰：『汝披甚麼衣服？』問：『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困即歇去。』

師問相國宋齊止曰：『還會道麼？』宋曰：『若是道也著不得。』師曰：『是有著不得，是無著不得？』宋曰：『總不恁麼。』師曰：

『著不得底！』宋無對。師領眾出，見露柱，乃合掌曰：『不審世尊。』僧曰：

『和尚，是露柱。』師曰：

『啼得血流無用處，不如緘口過殘春。』問：『遠遠投師，師意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官家嚴切，不許安排。』曰：

『豈無方便？』師曰：『且向火倉裏一宿。』師到崇壽，法眼問：『近離甚處？』

師曰：『趙州。』眼曰：

『承聞趙州有『庭前柏樹子』話，是否？』師曰：『無。』眼曰：『往來皆謂僧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州曰：『庭前柏樹子。』

上座何得言無？』師曰：『先師實無此語。和尚莫謗先師好。』張居士問：『爭柰老何？』師曰：『年多少？』

張曰：『八十也。』師曰：『可謂老也。』曰：『究竟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直至千歲也未在。』俗士問：

『某甲平生殺牛，還有罪否？』師曰：『無罪。』曰：『為甚麼無罪？』師曰：

『殺一個，還一個。』

國清院奉禪師隴州國清院奉禪師，僧問：『祖意教意是同是別？』師曰：『雨滋三草秀，春風不裹頭。』曰：

『畢竟是一是二？』師曰：『祥雲競起，巖洞不虧。』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

師曰：『臺盤倚子，火爐窗牖。』問：

『如何是出家人？』師曰：『銅頭鐵額，鳥觜鹿身。』曰：『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？』師曰：『早起不審，夜間珍重。』問：

『牛頭未見四祖時，為甚麼百鳥銜花？』師曰：『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。』曰：

『見後為甚麼不銜花？』

師曰：『木馬投明行八百。』問：『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？』師曰：『敲冰求火，論劫不逢。』問：

『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。離卻止啼，請師一句。』師曰：『孤峰頂上雙角女。』

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師曰：

『釋迦是牛頭獄卒，祖師是馬面阿旁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師曰：『東壁打西壁。』問：『如何是撲不破底句？』師曰：

『不隔毫牦，時人遠向。』

木陳從朗禪師婺州木陳從朗禪師，僧問：『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？』師曰：

『我道不一色。』因金剛倒，僧問：

『既是金剛不壞身，為甚麼卻倒地？』師敲禪師床曰：『行住坐臥。』師將歸寂，有偈曰：

『三十年來住木陳，時中無一假功成。有人問我西來意，展似眉毛作麼生。』

婺州新建禪師婺州新建禪師，不度小師，有僧問：『和尚年老，何不畜一童子侍奉？』師曰：『有瞽瞶者為吾討來。』

僧辭，師問：『甚處去？』曰：『府下開元寺去。』師曰：『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，汝將去得吾？』曰：『便請。』

師曰：『想汝也不柰何。』

杭州多福和尚杭州多福和尚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多福一叢竹？』師曰：『一莖兩莖斜。』

曰：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

『三莖四莖曲。』問：『如何是衲衣下事？』師曰：『大有人疑著在。』曰：

『為甚麼如是？』師曰：『月裏藏頭。』

益州西睦和尚益州西睦和尚，上堂，有俗士舉手曰：『和尚便是一頭驢。』師曰：

『老僧被汝騎。』

士無語，去後三日再來。白言：『某甲三日前著賊。』師拈杖趁出。師有時驀喚侍者，者應諾。師曰：『更深夜靜，共伊商量。』

長沙岑禪師法嗣雪竇常通禪師明州雪竇常通禪師，刑州李氏子。參長沙，沙問：

『何處人？』師曰：『邢州人。』沙曰：

『我道汝不從彼來？』師曰：『和尚還曾住此否？』沙然之，乃容入室。住後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密室？』師曰：『不通風信。』曰：

『如何是密室中人？』師曰：『諸聖求睹不見。』僧作禮。師曰：『千聖不能思，萬聖不能議。

乾坤壞不壞，虛空包不包？一切無比倫，三世唱不起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？』師曰：『伊不肯知有汝三世。』

僧良久，師曰：『薦否？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。

時中常在，識盡功亡，瞥然而起，即是傷他，而況言句乎？』天佑二年七月示寂，塔於寺西南隅。

茱萸和尚法嗣石梯和尚石梯和尚，因侍者請浴，師曰：『既不洗塵，亦不洗體。

汝作麼生？』者曰：

『和尚先去，某甲將皂角來。』師呵呵大笑。有新到於師前立，少頃便出去。師曰：『有甚麼辨白處？』僧再回。師曰：『辨得也。』

曰：『辨後作麼生？』師曰：『埋卻得也。』曰：『蒼天！蒼天！』師曰：『適來卻恁麼，如今還不當。』僧乃出去。

一日見侍者拓缽赴堂，乃喚侍者，者應諾。師曰：『甚處去？』者曰：『上堂齋去。』師曰：

『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？』者曰：『除此外別道個甚麼？』師曰：『我秖問汝本分事。』者曰：

『和尚若問本分事，某甲實是上堂齋去。』師曰：『汝不謬為吾侍者。』

子湖蹤禪師法嗣臺州勝光和尚臺州勝光和尚，僧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師曰：

『福州荔枝，泉州剌桐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兩字？』

師曰：『要道即道。』曰：『請師道。』師曰：『穿耳胡僧笑點頭。』龍華照和尚來，師把住曰：『作麼生？』照曰：

『莫錯。』師乃放手。照曰：『久向勝光。』師默然。照乃辭，師門送曰：『自此一別，甚麼處相見？』

照呵呵而去。

漳州浮石和尚漳州浮石和尚，上堂：『山僧開個卜鋪，能斷人貧富，定人生死。』

僧問：

『離卻生死貧富，不落五行，請師直道。』師曰：『金木水火土。』

紫桐和尚紫桐和尚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紫桐境？』師曰：『汝眼裏著沙得麼？』曰：

『大好紫桐境也不識。』師曰：

『老僧不諱此事。』其僧擬出去，師下禪床擒住曰：『今日好個公案，老僧未得分文入手。』曰：

『賴遇某甲是僧。』師拓開曰：『禍不單行。』

日容遠和尚日容遠和尚，因上座參，師拊掌三下，曰：『猛虎當軒，誰是敵者？』

曰：『俊鷂沖天，阿誰捉得？』

師曰：『彼此難當。』曰：『且休，未要斷這公案。』師將拄杖舞歸方丈。無語，師曰：『死卻這漢也！』

關南常禪師法嗣關南道吾和尚襄州關南道吾和尚，始經村墅，聞巫者樂神云『識神無』，忽然省悟。

後參常禪師，印其所解，復遊德山之門，法味彌著。住後，凡上堂，戴蓮華笠，披襴執簡，擊鼓吹笛，口稱魯三郎神：

『識神不識神，神從空裏來，卻往空裏去。』便下座。有時曰：『打動關南鼓，唱起德山歌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

師以簡揖曰：『喏！』有時執木劍，橫肩上作舞。僧問：『手中劍甚處得來？』

師擲於地。僧卻置師手中。

師曰：『甚處得來？』僧無對。師曰：『容汝三日內，下取一轉語。』其僧亦無對。

師自代拈劍橫肩上，作舞曰：『須恁麼始得？』

趙州訪師，師乃著豹皮裩，執吉獠棒，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，才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。州曰：『小心祗候著！』師又唱喏一聲而去。問：『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』

師下禪床作女人拜曰：

『謝子遠來，無可祗待。』問灌溪：『作麼生？』溪曰：『無位。』師曰：『莫同虛空麼？』溪曰：『這屠兒！』師曰：

『有生可殺即不倦。』

漳州羅漢和尚漳州羅漢和尚，初參關南，問：『如何是大道之源？』南打師一拳，師遂有省，乃為歌曰：

『咸通七載初參道，到處逢言不識言。心裏疑團若栲栳，三春不樂止林泉。忽遇法王氈上坐，便陳疑懇向師前。

師從氈上那伽起，袒膊當胸打一拳。駭散疑團獦狚落，舉頭看見日初圓。從茲蹬蹬以碣碣，直至如今常快活。

只聞肚裏飽膨脝，更不東西去持缽。』又述偈曰：『字內為閑客，人中作野僧。

任從他笑我，隨處自騰騰。』

高安大愚禪師法嗣末山尼了然禪師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，因灌溪閑和尚到，曰：

『若相當即住，不然即推倒禪床。』便入堂內。

師遣侍者問：『上座遊山來？為佛法來？』溪曰：『為佛法來。』師乃升座。溪上參。師問：『上座今日離何處？』曰：

『路口。』師曰：『何不蓋卻。』溪無對。〔禾山代云：『爭得到這裏。』〕始禮拜，問：『如何是末山？』師曰：『不露頂。』

曰：『如何是末山主？』師曰：『非男女相。』溪乃喝曰：『何不變去！』師曰：

『不是神，不是鬼，變個甚麼？』

溪於是伏膺，作園頭三載。僧到參，師曰：『太縷生！』曰：『雖然如此，且是師子兒。』師曰：

『既是師子兒，為甚麼被文殊騎？』僧無對。問：『如何是古佛心？』師曰：

『世界傾壞。』曰：『世界為甚麼傾壞？』師曰：

『寧無我身。』

杭州天龍和尚法嗣金華俱胝和尚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，初住庵時，有尼名實際來，戴笠子執錫繞師三匝，曰：『道得即下笠子。』

如是三問，師皆無對，尼便去。師曰：『日勢稍晚，何不且住。』尼曰：『道得即住。』師又無對。

尼去後，師嘆曰：『我雖處丈夫之形，而無丈夫之氣。不如棄庵，往諸方參尋知識去。』其夜山神告曰：『不須離此。

將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。』逾旬，果天龍和尚到庵，師乃迎禮，具陳前事。

龍豎一指示之，師當下大悟。自此凡有學者參問，師唯舉一指，無別提唱。有一供過童子，每見人問事，亦豎指祇對。

人謂師曰：『和尚，童子亦會佛法，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。』師一日潛袖刀子，問童曰：『聞你會佛法，是否？』

童曰：『是。』師曰：『如何是佛？』童豎起指頭，師以刀斷其指，童叫喚走出。

師召童子，童回首。師曰：

『如何是佛？』童舉手不見指頭，豁然大悟。師將順世，謂眾曰：『吾得天龍一指頭禪，一生用不盡。』

言訖，示滅。﹝長慶代眾云：『美食不中飽人吃。』玄沙云：『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。』玄覺云：『且道玄沙恁麼道，意作麼生？雲居錫云：

『秖如玄沙恁麼道，肯伊不肯伊。若肯，何言拗折指頭；若不肯，俱胝過在甚麼處？』先曹山云：

『俱胝承當處鹵莽，秖認得一機一境，一等是拍手拊掌，是他西園奇怪』。玄覺又云：『且道俱胝還悟也無？若悟，為甚麼道承當處鹵莽；若不悟，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。

且道曹山意在甚麼處？』

﹞南嶽下五世睦州陳尊宿法嗣刺史陳操尚書睦州刺史陳操尚書，齋次，拈起餬餅，問僧：『江西、湖南還有這個麼？』曰：『尚書適來吃個甚麼？』

公曰：『敲鐘謝響。』又齋僧次，躬自行餅，一僧展手擬接，公卻縮手，僧無語。

公曰：『果然！果然！』問僧：

『有個事與上座商量，得麼？』曰：『合取狗口。』公自摑口曰：『某甲罪過。』

曰：『知過必改。』公曰：

『恁麼則乞上座口吃飯，得麼？』又齋僧自行食次，乃曰：『上座施食。』僧曰：

『三德六味。』公曰：『錯。』僧無對。

又與僚屬登樓次，見數僧行來，有一官人曰：『來者總是行腳僧。』公曰：『不是。』曰：『焉知不是？』公曰：

『待來勘過。』須臾僧至樓前，公驀喚『上座！』僧皆舉首。公謂諸官曰：『不信道。』又與禪者頌曰：

『禪者有玄機，機玄是復非。欲了機前旨，咸於句下違。』

光孝覺禪師法嗣長慶道巇禪師升州長慶道巇禪師，廬州人也。

初侍光孝便領悟微言，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，暨化緣彌盛，出住長慶。上堂：

『彌勒朝入伽藍，暮成正覺。』說偈曰：『三界上下法，我說皆是心。離於諸心法，更無有可得。

看他恁麼道，也太殺惺惺。』『若比吾徒，猶是鈍漢。所以一念見道，三世情盡。

如印印泥，更無前後。

諸子生死事大，快須薦取，莫為等閑。業識茫茫，蓋為迷己逐物。世尊臨入槃，文殊請再轉法輪。

世尊咄曰：『吾四十九年住世，不曾說一字。汝請吾再轉法輪，是吾曾轉法輪邪？』

然今時眾中，建立個賓主問答，事不獲已，蓋為初心耳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長慶境？』師曰：『閣黎履踐看。』問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

師曰：『今日三月三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。』師曰：『止！止！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。』便下座。咸平二年示寂。